思坡散稿 六

述先志
若祭文
哀辭

5563.8
3123
v.6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Carpenter

恩坡散稿卷之六

文類

述先志

家乘故事記聞
高祖考郡守公墓表
先祖考寬菴府君墓誌
遷墓誌
祖考寬菴府君遺事
祖妣崔氏遺事
祖妣朴氏遺事

中244107

先妣行錄

遺事

先府君墓誌

貽後錄

敍貽後錄

坡岡守護節目

祭禮

風水論

風水遺戒

祭文

祭外祖母貞夫人徐氏文

祭莩三舅郡守金公文

祭莩三舅大祥前一日文

祭洪幼仁樂顔文

祭諮議權公震應文

祭外舅府使李公文

祭李平瑞奎緯文

祭閔兵使義爀文

祭李士愼度默文

祭沈判府事灝之文

祭洪伯能樂葬文
祭族叔郡守喜永文
祭南園土神文
登第告先墓文
蔚珍玉溪影堂旡齋遺像奉安時本縣儒生告文
告先墓文
長子曾崇登進士告先墓文
南園舊宅修改告土神文
濟州歸告先墓文

坡山祠堂營建告土神文
祧廟告文
祧廟埋安告文
哀詞
恭人安東金氏哀詞
權成卿哀詞

恩坡散稿卷之六

述先志

家乘故事記聞

十世祖鈍菴公幼失學及聘叅議趙公邦禎門趙公頗豐富凡供衣服皆華侈時公年少美風采嘗步過廣通橋適大科放榜有隸人持榜中捷音片紙書姓名居住者方尋其中第家奔走到橋上忘其姓名與所居適見公華衣服好儀容知其為士夫要見片紙提忘公謝不知文字隸人曰安有士夫華衣服美儀容如彼而不識字遂堆之橋下而去公時年十七八

大發憤讀書三十中司馬兩試三十六中甲科位至
八座爲明宣朝名臣
七世祖監役公不仕居交河杇栗里庄時當光海政
亂六世祖晩沙府君亦廢擧家產旁落不繼朝夕七
世祖妣李夫人有時滂泣晩沙公自外至見李夫人
滂泣請其故夫人曰家翁不仕汝又廢擧貧何以爲
生昨日截髮賣市供二日令無可賣矣晩沙公大傷
痛自是日閉門治科程侶文凡至累千首遂赴庭試
得捷在京已聞捷音徒步下交庄拜監役公公不問
得失公亦不告以捷科至夜方就寢進前徐告曰令

科爲之矣監役公亦徐答曰然乎更無他語盖時方
彛倫廢絶公雖黽勉赴擧公父子皆不以得捷爲喜
然可見其雅操不以榮辱爲意也反正後歷踐華要
監役公未久下世而李夫人終受專城榮養抑不肖
無狀不孝先妣屢窮約殆似李夫人終未效一日之
養每思晩沙公閉門課文終遂榮養未嘗不潸然也
晩沙公元配權夫人生男女不育公年且四十夫人
有疾監役公嘗以無孫爲恨監役公從弟郡守公子
陋菴公時有二子其季即我玄祖晩隱公也監役公
欲以爲孫請於郡守公議未定而監役公歿於是晩

沙公在憂服中以遺意懇乞郡守公亦以從氏遺意
許之遂立嗣時晩隱公纔五歲旣而權夫人歿晩沙
公再娶尹夫人生四男長海州公諱益相次青平尉
諱益顯次益昌以罪追律次恭仁公諱益成也晩沙
公晩有四子而晩隱公自幼鞠養性且至孝故家庭
之間無一毫以己出異也壬寅晩沙公歿以公立喪
主而纔發喪尹夫人穿端就執公手曰當以益相爲
喪主君則降次而伏可也公卽起欲降伏海州公與
青平公據肩而伏不虛降伏之次曰吾家事非易氏
所定公不得已退伏序列之後端以爲先相公遺意

欲以己出奉祀而晩沙公從弟之濕及諸宗人皆以爲未聞既而晩沙公再從弟之涵宣言以爲親聞之附合端言遂以海州公爲主而序次不定公猶退伏弔者莫不駭惑老峯閔公鼎重來見至不弔而去葬後諫院發啓以爲凡人立後而生子以所生子奉祀所后子爲衆子者倫紀紊錯非先王立後之意而父子爲假合之親 仁祖廟禮官建白因胡文定安國故事定以所后子奉祀已成法典仁廟後有違者請一并改正上命議大臣左相元斗杓右相鄭維城皆議以爲宜從 仁廟朝成典領府事李景奭以爲諫

院啓宜發而明廟朝有教以為立嗣後生子所后子
論以衆子以所生為後之典至 仁廟朝又有以所
后子為嗣之教前後有異士夫家取法不一年紀已
久已定者不可一齊改正此後一依 仁祖朝法典
為宜云云 上教以明廟法典施行諫院又啓以為
明廟時法典蓋為其時士夫家立嗣後生子或有罷
繼紛紜之事故為一時權宜之制而所后子論以衆
子 仁廟為萬世立常經不易之令典此誠隨時制
禮之盛意今不可遽取明廟權設之令甲延違 仁
廟立經之大典云云大司諫閔公鼎重發啓不允王

堂劄子至以爲外議或謂事涉戚聯自上有私意不
允院啓云云癸卯張善澂停啓戊申司諫尹敬教發
啓劾海州公至論以奪嫡時海州公新除沈馬請削
職不允再啓允削職己酉正月判府事尤菴宋公時
烈登對啓曰爲國之道莫先於明人倫故相臣沈某
家事處分失宜前日臺啓不允而益相請罪之論反
許之未知 上意前後有異何也 上曰前日臺
啓國制有異同猝難改正故不許令啓予未詳知但
以奪嫡爲言故許之矣宋曰蓋相難免奪宗之說矣
朱子曰宗法先就世族家行之令沈某巨室世家士

夫之所取法此有不可不慎試問入侍諸臣改正為
宜　上曰改正得無不便乎宋曰長子奉祀天理人
倫豈有不順乎戶曹判書閔鼎重曰長子奉祀天理
既正且有君命雖其中私義有些不安在王法明人
倫之道自有輕重非可慮也　上遂命改定公聞命
驚遑遂奔走出城謁公舅權公諰欲自廢權公曰伯
夷雖有父命殷天子立之義不敢逃且汝雖自廢而
死汝有子義尤難處終為亂家也青平公又隨至泣
乞還公不得已入城諸宗方以上命會宗家改題廟
主公不敢參奠但仆地痛哭既而公上言哀籲陳不

得承命之意禮曹回啓勿施公因奉祀嗚呼晩沙公在世時若有以所生奉祀之意當有疏請之擧且宜相議諸宗而未嘗有一語及於此事尹瑞始發之宗人之邈一人以爲親聞公語遂至悖違常經使累百年禮法之家而貽譏一世終至自上改正然默想事機可想公至痛宜其有自廢之意也當初院啓不允之時玉堂劄所謂外議疑 上以戚聯有私者可見其時疑惑之議改正後時議至以爲非大老建白上意終必不改云此皆不可不使後世詳知事載公日記頗詳而當時事機之可言者公有所不自書如

啓辭奏議全篇浩繁恐又不得久傳遂約而取詳閒
以愚說亦不敢盡書所聞而要欲使後世知之云
丙子虜難晩隱公十歲陪祖母李夫人繼母尹夫人
躬執馬鞚二日行三百餘里至大興郡八德山大也
島中避兵想其跋涉艱苦壯者有不能堪而公以稚
年能之
晩隱公好義樂施窮族之賴公嫁娶者數十人擧喪
者殆三十餘人
晩隱公茅四弟益昌幼失庭訓不學無檢飭早從蔭
仕公甚憂之每往見而歸輒嘆曰吾往某弟家每見

無賴雜流衆昏輩之在座未嘗一見士大夫此非細憂吾欲禁之而不能也公歿後竟坐事廢又以交結逆宦身後追律其子竄死噫公之明見可為後世之所可深念鑑戒也

屬亂後晚沙公卜居豊基郡五老谷公嘗在京仕宦而晚隱公居焉辛卯我高王考平湖公生於五老庄舍方娠母夫人夢見道士黃袍幅巾而告之曰當生異兒名之以某臨產室中北壁有水觳如湲湲既觧胎異香滿室以至庭除庖廚上下無不聞之及至十餘歲神彩秀異時貴主將下嫁上親選名家子公預

焉 上見公風儀大加歎賞遂預首選晩隱公大憂
之曰吾家旣聯姻王室令叔侄皆爲駙馬家必亡遠
國卜推命者嘗親習於公公召之語曰汝入大內推
命必言吾子壽短吾當厚報不然若吾子終中選吾
當杖汝也蓋是時 仁宣后位長秋九入選者皆使
國卜推命以決其吉凶而取舍也卜者果用公言遂
罷選後公聘于宗室海原君之門而以公文詞才華
終閼科名雖緣於累年癈擧親黨皆以爲公命貴當
尙主而以人力巧免故於公爲害云此豈然哉我祖
先厚澤綿遠實賴晩隱公明見得有後世之不絶歟

尚主享一時富貴而終絶嗣若公之未顯又安知非積累基址遠有報於累世之後也平湖公文詞早成一世皆期以朝暮中第甲寅尤菴稟逐公以世道不靖廢擧及庚申更化方赴擧而適當仁敬王后喪公婦兄花昌君為侍陵官國制例許侍陵官自辟山陵參奉花昌公為公食貧不問于公而遂擧擬焉公年方三十無意蔭路且愧其從婦家得職至貽書花昌公責之決不欲膺命晚隱公嚴責曰苟有害於出處之義雖大官顯職不可就不然而以職卑為恥此顧近世輕薄之風也且山陵寢郎

爲臣子義不敢辭余又年老食貧義當有奉檄之喜
也亟命就職公遂從仕
公大爲先輩所推公妹方議婚於黄公夏民黄公父
素親於尤菴先生先生貽黄公書曰吾見沈某佳士
其妹必賢哲須與結姻可也
已巳公寃懷德聞尤翁竄配受後命專人貽書於遂
菴權公以致士林相吊之意資遺極厚遂菴公荅書
以爲此時禍色眈眈無一人相問而惟兄高義在耳
蓋公平日無出入師門之事惟以志義相知而及至
大禍公能爲世人之所不爲此爲遂菴公所服也

吾先世自古無干與於黨論晚沙公嘗言黨論必亡
國禍家戒子孫毋爲人標榜嘗受先誌一受清陰金
公文一受趙龍洲絅文此可見公意也晚隱公遵守
先戒而至甲寅南人用事尤翁竄配高王考倡多士
爲伸誣疏而公不禁焉盖公深痛壬人害正不以一
毫有涉於黨論也至我曾王考淡齋公尤謹慎自修
時已有老少名目而公子女婚姻多與少論相聯如
我祖妣崔氏即少陵公之孫大姑爲李知事衡坤子
婦人或譏公以心主少論公笑曰吾不知論但取謹
厚故家不與世睢盱者也公憫世俗之痼於黨議務

自中立不依而陰陽淑慝之辨明白嚴截李公衡坤嘗言尹明齋道德公笑曰肖師猶薄細物故其奈證父失節何哉此欲掩覆其父過而反為揚父惡處心如此吾知其必非正人也李公亦默然
館學初發尤翁從享疏倒受名帖於年少儒士戚祖考府君亦與焉名帖來到公命以刀割去士論皆疑府君以崔公壻必有異議大加誣詬公姑夫趙忠翼公子愚彬於公為外從弟貽書於公曰亂侄刀割名字於從享疏帖豈以吾外氏尊慕尤翁而後輩有此妄舉公答曰心中尊慕尤翁猶恐不足豈可使兒輩

妄隨人後稱為尊賢而自立標榜耶剳名吾所命非見自為也趙公脈之疏儒聞之亦脈公實見不撓云

右幾條我先世遺事也不肖竊惟念我先世盛德大業固已永垂國乘昭載家狀而家庭所傳或如俚語謏談不載國乘與家狀者亦有不得不為後孫所可聞知而終恐浸久無傳遂條記所聞或旁及家藏舊書名為遺事記聞而凡此所錄皆瑣小末節家庭閒語言然皆可以想像先德有足以感慕興起如宗祀一節尤關重大宜使後世詳知而碑誌不載故錄之頗詳當議即吾先世之所湲斥

此尤不可不使後世深知也嗚呼我玄祖晩隱府
君位不稱德低回下僚亦不以文辭著見而大德
純行實有百世之宗仰者奉祭祀必誠教子弟必
嚴謹愼篤行清儉自持規模弘遠世守家法至不
肖而亦無敢有悖戾之行者皆我府君之德之溪
也傳云毋忝爾先爲府君後孫雖至百世亦當戒
以毋忝此又後世之所宜深知也庚寅端陽不肖
後孫樂洙謹書

高祖考郡守公墓表

維我高祖考郡守公卒世之九十有餘年墓無碑玄

孫樂洙記之石曰我沈氏籍青松初顯於勝國始祖
衛尉寺丞諱洪孚三世青城伯諱德符入我 朝辭
開國勳不受三世觀察使諱璿 世祖朝退居號忘
世亭三世左叅賛胡安公諱光彥號鈍菴三世監役
贈領議政諱俁是公曽祖也祖諱之源相 孝顯
兩朝議政府領議政號晩沙考諱益善豊德府使妣
淑人南陽洪氏掌令 贈領議政忠正公號花浦諱
翼漢之女也公以 孝宗辛卯十月二十三日生始
生異香滿室有奇夢錫名初諱廷俊改諱廷耆字台
叟八歲通小學晩沙公奇愛之少為士友所推重甲

寅尤菴宋文正公時烈論禮爲黨人搆禍公倡多士
疏救之遂不赴舉庚申筮仕除 翼陵叅奉時公年
三十欲不仕叔父青平都尉責以奉檄義遂就内而
掌樂院敦寧府主簿掌隷院司評外而懐德縣監溫
陽朔寧郡守甲戌 仁顯后復位選公敦匠郎禮成
叙拜朔寧乙亥四月二十五日卒于官享年四十五
公嘗以太淑人遺志裒集花浦公詩文謁尤翁爲序
泣簌簌下序稱公宅相而期許之治郡縣多異績公
妹婿趙忠翼公泰采嘗稱公長者有需世器甥姪太
學士趙公觀彬銘公墓誌曰晩沙之忠花浦之節二

祖之孫宜公之坿配淑人完山李氏　宣廟王子仁
城君諱珙之孫海原君諱健之女豊山沈公闡之外
孫也治家甚嚴生與公同年卒于戊子二月二十一
日育一男諱師晚縣監娶宣教郎李公觀朝之女育
一男二女後娶學生洪重震女無育男諱東顧弱冠
人以公輔期早歿娶縣監崔公尚震之女育一男後
娶郡守朴尚一女無育男諱亨雲早歿以孝孫　旌
閭娶左承旨金公棹之女生一男即不肖樂洙文科
壯元弘文館校理娶府使李思質女生二男一女男
長魯棠進士娶都事李羲述女次魯巖娶直長趙顧

寧女縣監公二女長適李錫勉繼子明源次適縣監
任冕周子默樂洙女適權宜仁公無位無壽理固無
徵先祖考先考兩世又早歿宗祀不絶如線樂洙孤
若不死幸有二子公之餘慶可垂祉百世也公葬議
政公墓左寅原淑人祔左立石爲表略記如右

先祖考寬菴府君墓誌

府君姓沈氏諱東鎭字道彦先世青松府人我沈氏
顯于麗朝始有文林郎諱洪孚三世入我 朝有青
城伯諱德符又三世有觀察使諱璿當 世祖初不
仕號忘世亭又三世有左叅賛諱光彦號鈍菴爲

明宣朝名臣又四世有領議政諱之源號晩沙是爲
府君高祖也曾大父豊德府使諱益善大父朔寧郡
守諱廷耆考青山縣監諱師晩妣太淑人延安李氏
宣敎郞諱觀朝之女月沙文忠公諱廷龜之玄孫也
府君生於崇禎再甲戌三月五日歿於丙申七月二
十五日享年纔二十三是年八月葬于坡州先塋丑
坐之岡元配孺人海州崔氏領議政諱奎瑞之孫縣
監諱尙震之女後配孺人有至德以年二十一早歿
育一男諱亨雲娶左承旨金公諱樑女生一男卽不
肖樂洙也嗚呼不肖早孤竊嘗聞先君子以皇祖考

墓誌未備欲求當世君子之言以垂後世而世無其
人遂齎志而殁不肖夙夜憂念欲追成先志竊自思
念如其求人而終不可得不若畧自記識庶不負遺
意然顧無以知其遺德幸於家藏之舊篋得故相國
崔公奎瑞所嘗與曾王考縣監公書曰天之生善人
君子者將以利於世也而往往夭死有不得施其德
何哉豈氣之所拘天亦有不得行其意歟是亦天之
不幸也始賢胤入吾門年十六歲是時奎瑞方在朝
適有偷 御庫重寶者十數人將議其死狀時賢胤
在座見其眉宇蹙然有憂奎瑞問曰子將何憂荅曰

窮民無恥是教化未及也今又殺之恐有累 聖德
公為朝廷重臣何不奏而宥之奎瑞不覺嘆服遂如
其言皆得以不死其後歲大飢廟堂議發粟賙賑而
粟盡麥未實常平倉只有粟萬斛而將以備來歲法
不當發施奎瑞以問賢胤答曰法者在人用其宜耳
盡亦取備後者用之奎瑞笑曰子年少迂濶若來歲
又飢為之奈何答曰不發此粟民固已死雖積粟如
山將復何用且天不欲滅此民今歲必大熟奎瑞用
其策言于宰相遂活都民萬餘人是秋果有年奎瑞
自是知賢胤有宰相器又嘗覸儀貌魁偉卓然有巨

人氣像輒自語曰是固未弱冠其志已範圍一世天將以利於世也今賢胤歿非賢胤之不幸而世之不幸也非㞐之不幸而亦天之不幸也今奎瑞老而將死深恐盛蹟之不傳遂以書告之而世無立言者恐亦終至於湮沒也嗚呼崔公雖非鴻儒宗匠而雅操清望亦可謂延世名臣其悅服之心非阿於私者此可以信於後歟其志亦可哀已因念府君以布衣歿於弱冠而德望志業爲一世所服及歿而趙相國泰采李相國宜顯皆書慰㦲曾王考有以㞐道不幸而深嗟而傷悼之夫以我府君之德之深而天之報施

宜在我先君子而又不幸早歿是又何如哉不肖娶韓山李思質女生一女一男皆幼不肖窮病孤苦過二十而羸耗如老耄壽又不可知然幸而有子尚以府君遺德遠有朝於後世也甲申四月八日不肖孫樂洙謹誌

遷墓誌

衰周之時理乖而氣局仁如顏淵而窮於陋巷而卒早夭然得夫子而行益顯百世尊名貴居王公之列而後世蕃衍至宋元千有餘年不衰而襲爵尸祀彼叔孫季孟之富貴不久已殘滅此豈非理乖者終必

有伸而氣局者終不能勝歟彼後世之無位而夭如邢居實李賀稍以詞藻自見而卒無後者皆小善薄能終亦無必伸之理也豈理乖者終不可伸而氣局者終有所勝歟嗚呼維我皇祖處士府君有至德純行而壽又不及顏淵者九歲府君歿而先君子生纔四歲先君子又不幸早歿而時不肖纔三歲沈氏之祀幾乎再絕而綿綿復續至不肖幸有二子不肖愚鈍無足以顯先業而二子者若可以有為此可見我府君至德純行終有必伸之理也仲尼繫易之辭曰繼之者善也此固論其天人性命之原者而不肖嘗

推而論之曰天之理以生為道而接續不息故自古
聖賢之後不絕傳曰不孝三千無後為大彼世之貪
淫絕世者皆有失乎天之理矣而古今以來夭死而
有後者無幾此豈非理偏氣薄終有失乎生生之理
者歟苟以小善薄能數數然責乎天曰理亦終不可
伸者非理也嗟乎維我府君之德之行雖不得如仲
尼之聖者以顯百世之名然夭於弱冠而綿綿繼再
絕之世豈非至善之德深有符於大德必生之理歟
府君初葬於山北丑岡二妣祔焉葬之五十五年以
宅兆不利移奉于蒲勒山巳坐元妣合窆後妣從祔

窆庚寅正月二十日也葬叶吉兆古有神師占穴去
穪善人必葬吉地者非耶於乎休哉舊有誌已移埋
壙前復記新窆向背及葬之年月且書不肖之所自
心記者而不肖一女幼者令適士人權宜仁二子名
曾崇曾嚴幼而向學若可以光先德者也嗟乎我府
君至善之德允符天理吾知後世之必昌百世之後
將有得庀石於陵谷之閒咨嗟相告曰理乖者終必
有仲氣同者終不能勝而有不可以小善薄能數數
然責乎天也庚寅端陽不肖孫樂洙誌

祖考寬菴府君遺事

府君儀貌魁偉神采俊爽人見之無不動盪奪目十六歲聘少陵崔相國之門崔公居城西府君自北山本第朝暮往來嘗過鍾街大路列肆市人皆環立屬目如覩祥麟瑞鳳雖一日再過羅列相呼曰崔尚書小壻沈氏郎君至矣

每當享祀公輒執事進退旣而行事畢諸宗親戚之來叅者皆嘖嘖嘆曰見其翼翼然趍進於燭光之下如天仙使人心動也

府君從姑母爲李氏婦夫人長公一歲至老不肖亦逮拜嘗語不肖曰汝不見汝大父風儀余嘗自舅家

歸覲路上從車中簾隙望見汝大父騎馬而來遠見如新月方昇不覺家庭常見之熟而自然聳觀汝大父見余儻從知余之行至車前下馬竊聞路上有女婢相語曰彼郎君下馬彼車中夫人必天人也余聞不覺心笑而余身若尊重也

癸巳我祖妣崔氏歿府君時二十歲將議再娶翌年甲午府君赴增廣試眇年風采手草試策累萬言揮翰如飛衆人皆環聚屬目朴黃澗斗益氏初未與府君相識一見深慕之朴公方以其大人遺命擇妹壻甚至遂與其伯氏在試圍定議既而通媒以是年秋

行禮
文詞夙成大為儕友所推如金侍宣致萬洪僉正銓
輔李司諫渭輔李上舍慶燁諸人皆當時少輩中名
士皆出府君下宋左相寅明趙叅判明謙雖與同研
猶在金洪諸公之下而卒致位洪公晩年不肖嘗一
拜[illegible]輒愴然語故事曰天下事不可知如君祖
父之大兕高文卒無位早夭也
為詩渾雄遒健無一句短促之音不肖嘗　覽遺稿
如贈別關東伯代人作七言律其詩曰分符刺史拜
龍墀昭代超遷得俊奇職領雄藩熊伏軾威兼節度

隼飛旗𢬵天皆胥蟠膠輵漻海金輪遥陸爲萬瀑洞前吟轡過知君應續紫烟詩此府君十八歲作當時膾炙士友間觀其律格老蒼音韻雄遠絶無年少浮薄語此可想府君德性也

忠翼趙相公泰采於府君爲大姑夫方府君疾篤趙公適在外偕趙公駱洞葬避寓仍舁復寓舍趙公聞之驚悼曰沈氏棟樑摧矣既而爲書慰曾王考以致嗟悼之意

府君有雅趣所居草堂前尾盆養竹陶池種蓮脩然有子猷茂叔之趣嘗語同志曰楮島吾家平泉欲謀

結社湖上吾以畜書終老耳盖楮島即先祖晩沙府君舊居也

府君喪無親疎貴賤聞之莫不驚動悼惜曰斯人也器偉稟厚其夭歿未可知也李相國宜顯韓監司祉趙叅判明震東平尉鄭公載崙皆書慰於淡齋府君以致悼惜之意今書牘猶在

祖妣崔氏遺事

祖妣自幼就祖母李夫人養天性仁順自毅三歲不下堂陛一級飲食起居一從長者言無一毫違忤凡有饌羣兒坌集爭奪祖妣獨端坐不起每不得與焉

李夫人嘗言其拙崔相公笑曰拙無傷也世俗婦女必以服食享舅姑務相較勝而崔公家清貧不能從俗崔公戲謂祖妣曰汝為貧家女不能從俗享舅姑得無愧乎對曰大父位八座俸祿頗厚女若涕泣乞憐雖以大父廉約亦不得不勉副而舅家清儉不喜侈靡事且女意不以服食為誠也方孕有疾在崔公第疾甚篤淡齋府君往留治醫藥疾既瘳聞知之瞿然驚曰何以報尊舅恩父縣監公笑曰汝生男可慰汝尊舅意此可報也祖妣對曰婦人產育常事何足為報恩嗚呼沉氏再世不絶賴祖

妣厚德生我先府君也斯可謂報之厚矣
我先府君生纔三月祖妣歿方疾篤自知必危而不
以悲辭違父母及大父母但告我祖考托以善養先
府君悠然無怛化之意且持我先府君而曰吾生世
二十一年未嘗以一毫害物之意萌於心我死此兒
必長成有後也及歿相公夫人大傷痛收養先府君
至十歲始歸之
旣歿之十一月縣監公夢見祖妣來告曰女已降生
於月蘿村劉知政家為男子而後身當榮貴願父母
勿哀也縣監公為文祭之今其文尚在事涉不經而

亦異矣所謂月羅劉知政似若中原也

祖妣朴氏遺事

祖妣仁性出天養我先府君無間已出嘗爲烹粥饋之凡一日數三次手洗釜鐺至指爪磨裂出血可見其至誠勤苦也及祖考喪哀隕若不保竟爲疾祟及歿六親宗黨無不追思其德不肖稍長每聞一家尊屬婦人皆眷眷言祖妣仁厚之德時去喪四十餘年可見感人之至深也

右幾條我祖考妣遺事之不載誌狀者也嗚呼我祖考妣皆早世夭歿深仁懿德多湮沒不傳惟此

數事雖不足以想像盛德而亦可以知其萬一遂記不肖之所嘗聞於家中者使後世有所瞻慕云

先妣行錄

行之有狀異於銘之義焉凡人之行非大德純行無由顯著故古者士大夫歿皆詢訪於人取以為狀今之為狀或子而狀父弟而狀兄務從稱揚虛加以仁義孝悌顧不知其不足以信後徒誣其父兄已余嘗以為善安用狀惡又不可誣行不必為狀也如婦人之行不出於閨閫之外且無詢訪者必有德行之顯著可以自傳南國夫人之賢詩人作采蘩章以美之

傳於三百篇中莊姜之賢咏於詩列於傳不在其子弟之巧為美辭余以為行不必為狀而婦人之行尤不宜為狀也然婦人之賢生無以蘋蘩廟朝死不得紀銘鼎彝雖有德行之顯著苟其時無採錄之君子終亦不傳此有異於丈夫者也嗚呼維我 先妣有盛德懿行之可傳而獨不得如宗周之世未得咏紀於風雅傳策之間以形容其德而垂萬世不肖惟懼其終泯焉遂記其無愧於古之賢婦人者以俟後世君子之採錄而終不敢如今之為狀者子弟而誣其父兄也嗚呼 先妣姓金氏先世清風郡人始祖高

麗門下侍中諱大猷八代 朝有諱瀧官户曹叅議
有諱義之官觀察使曾大父諱克亨篤學登薦官工
曹正郎贈左賛成大父諱洵官同知敦寧府事考諱
樟官左丞旨妣貞夫人大丘徐氏漢城府庶尹贈吏
曹判書諱宗積之女以 肅宗癸巳正月二十三日
卯時生 先妣十五歸于我 先君我沈氏大族我
祖考諱東鎮以布衣有公輔望見推士友間以年二
十三早歿祖妣海州崔氏縣監諱尚震女領議政諱
奎瑞之孫有賢德以年二十一早歿我曾大父淡齋
府君諱師晚聞先妣賢取以為孫婦先妣年二十九

先君子居曾大父喪以哀毀歿時不肖纔三歲無兄娣先妣養之甚勤及長娶韓山李思質女生二男一女男長今八歲名曾崇次四歲名曾嚴女適士人權宜仁嗚呼方 先君喪宗祀殆絶 先妣養育襁褓兒辛苦至長成今有二孫皆扶床坐膝若可以享遐祺以綏而遽以年五十七己丑七月十三日棄不肖此皆不肖罪積天不殛而忍背其偏母也嗚呼痛哉不肖因自惟念人孰無親而 先妣之於不肖母而有父之道慈育之勤不惟有異於人則非先妣教訓不肖又無所可受也詩云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人於父母皆有生成之恩
而亦不能報不肖之於 先妣欲報之德者亦人之
所無而不肖無狀無可以報其萬一則嗚呼亦天下
萬世為人子者之罪人也今欲紀識遺德而自以罪
戾不敢自為之說嘗聞外王母太夫人徐氏曰汝母
生而英慧且至孝汝外祖愛之甚汝外祖嘗言事忤
黨人謫關塞余且隨去時汝母九歲不忍提挈出塞
外欲留而去初憂其啼號將別言笑無異色既而書
黨人名辟間日夜切齒思復怨又欲上書登聞伸父
無罪辭悲切明決長者見之皆流涕既蒙宥歸而見

汝母汝母輙滂泣不止汝外祖戲曰我去汝不泣歸
而乃泣是汝不欲見我也汝母曰將別不忍傷親意
令思其忍別而泣也性仁喜施與嘗見貧族之求喪
具輙欲掇粧奩與之汝外祖嘗居臺閣有言議汝母
輒叅聽或以一言定是非汝外祖嘗呼汝母為學士
女擇壻甚至聞汝先君子文雅而歸之嘗謂汝母必
有後及汝先君殁汝纔三歲未保其成長而吾思汝
外祖之言知汝之必不死令汝長成吾又知汝之必
有後為汝母賢也又嘗聞曽王母繼夫人洪氏曰吾
歸汝家六年而汝母歸汝父見汝母事汝父無違事

汝曾大父如汝父孝家貧奉甘旨不乏有疾侍側命
退猶田徨寢門外竟夜不怠及喪汝父以哀毀未數
月殁吾知汝母必死既而抱汝曰沈氏宗祀只有此
兒我死誰可保遂飲肉汁使汝飲其乳及汝能粒食
復蔬食水飲今猶不食美饌不服暖衣此汝所見汝
母之賢誠人所不可及也不肖亦私自記　先妣饌
有數品輒不樂對案諸舅氏宰郡縣嘗遺四時衣而
皆不服輒典賣以備粢盛之需惡衣惡食人所不堪
而三十年無少異奉祭祀甚謹春秋蒸嘗輒手自滌
釜鬵烹飪將獻復自暖水取溫誠敬之意藹然有發

於外者教不肖甚嚴不肖年十餘縱放不覊先妣
命就傅受學而從里中兒爲角觝戲　先妣以松烟
水色黯黑者持而示不肖曰汝無父誰教汝令不聽
吾言吾不忍聞鄉人之謂汝寡婦子無教也不如飲
鴆遂欲引飲之不肖遂大慟請無復爲戲及不肖冠
而娶家且益貧不肖欲自檢田園所收　先妣怫然
曰惟祭祀衣食我自盡力汝但讀書窮理爲有識君
子汝雖養我以三牲不易此也不肖爲舉子業累屈
輒自歎先妣笑曰國制士大夫皆由此途雖不得發
不可以得失動心但當勤學問且聞近世多僥倖策

名者汝雖幸而得此終為人笑徒辱父母也既而見世途多險輒教不肖曰吾不願汝榮貴可入山耕讀勅躬篤學終為賢士也不肖年弱冠躁妄慕富貴先妣嘗深責之 先妣再從兄相國尚書秉軸當權而有貪婪之譏尚書頗厚於 先妣嘗以四方餽遺者送之 先妣輒示不肖曰所貴乎富貴者有其德而享其祿今是兄祿位崇顯而為市井小民所惡罵坐享四方之饋獨無愧乎吾與汝食此義受周急此猶有勝於彼也先妣性高潔處窮約裕然無苟慕富貴之意切不以外累經心此固丈夫君子之所難而

皆盛德之終不可泯者也嗚呼痛哉　先妣嘗引孟母事語不肖曰孟母固賢矣然欲其子之賢而教之固中人之所可為苟非孟子之賢三遷之教未必有名於後世吾之教汝雖不如孟母汝苟賢亦足以使吾有名汝欲孝但使吾有賢母名也嗚呼為子不孝無可以顯賢母今欲以區區文字略記言行以俟後世之採錄此固不孝之罪也然古之賢婦女列之傳記者未必皆有賢子而有傳嗚呼後之君子尚亦哀不肖之心也己丑十月晦日不肖子樂洙泣血謹錄

遺事

不肖既為錄只載盛德之大畧以備後世之採錄而
言行小節可以為子孫法後世婦女之所可師範者
未敢盡記錄中遂復條記數十餘事以為家藏抑念
兒輩幼而背先妣終不可記容顏言笑之間藹然德
性之發見者此尤可痛故凡所起居動静之節可以
想像而體認者無不詳錄使兒輩長而見之庶幾記
憶其萬一不肖亦時自檢閱以寓終身之慕云爾

先妣兄弟姊妹凡七人先妣序在季先妣生而英慧
異常朞歲能言外大父承旨公甚愛之八九歲輒叅
聽臺閣言議分决是非承旨公嘗呼為玉堂女盖俗

彌學士爲玉堂西臺議是非例許學士叅決故也
婚禮時我曾大父淡齋府君自湖縣任所偕先府君
至京行禮而未暇以親迎禮行之婚禮翌日淡齋府
君就承旨公第見先妣歸語宗黨曰見新婦眉宇使
人胷中都無一點塵埃清淑之氣動盪人目金君乃
生女如此盖承旨公質厚少文故戲之也
我祖妣生先府君踰月而歿祖妣嘗就其祖父崔相
國祖母李夫人鞠養及歿相國夫人甚傷之收養先
府君至十歲始歸之先妣始以新婦見舅姑廟淡齋
府君命就崔公第拜謁是時崔公及夫人年皆八十

執先妣手潸泣道舊事仍謂先君曰沈氏仁厚故家汝父母皆有德早歿吾嘗恨天理莫懲令汝有此佳婦汝家其興矣又笑謂先君曰汝嘗扶老論汝婦家老論非世家望族而有此淑女宜汝之貴老論也蓋時有老少二論而崔公主少論先府君自幼年就養時輙攻斥少黨我外氏中世浸微王考承旨公始以科第顯崔公之言蓋戲之也

淡齋府君晚年以風疾言語艱澁凡飲食起居之際輙不得自道其旨意之所宜 先妣嘗侍側先意周旋得其便宜府君有諸女或在側周旋而府君揮手

止之嘗使先妣不離側輒稱吾孫婦吾孫婦
不肖嘗覸先妣天性敏捷善解人意不肖凡於事
為未暇周旋而意所營者　先妣輒先知之皆已區
處笑謂不肖曰汝於凡事因循遲緩非吾知汝意誰
能適汝意
外王母徐夫人年七十餘嘗隨諸舅郡縣任所旣而
語先妣曰吾受汝兄專城之養而不如與汝居汝能
先吾意順適也蓋先妣敏捷之性殆人所不可及而
亦天賦然也
舅氏欲順適其母夫人之意欲奉往先妣于任所請

於先妣先妣不可曰婦人異丈夫雖兄弟之親豈可
遽就人官府吾亦豈無覲親之心而義不可往請之
甚艱而終不往
先妣嘗覲徐夫人輒與諸姪兒爲嬰兒戲雜以諧謔
夫人欣然笑之蓋夫人晚年連遭仲季舅喪哀蹄震
剝而先妣在側不使有悲慽之色
徐夫人以年八十四歿先妣時五十歲持制過於丈
夫兄弟葬前欲蔬食不肖輒欲從之先妣不得已勉
強食肉對不肖言笑而枕席有淚泣痕久而猶然
先妣事戒曾大母繼夫人洪氏愛敬備至洪夫人嘗

謂不肖曰吾無子女而汝母事我不惟盡婦道逈如親所生無間也及先妣歿夫人哀慟久而愈甚泣謂不肖曰今吾雖有汝汝母歿吾無可依也

先妣教不肖不使經意外物嘗謂不肖曰食當充饑衣當禦寒而已丈夫而苟留意衣食何事可做凡朝夕為饌常憂不肖虛弱必具補胃之屬而不為悅口邪味衣用木綿之樸素寂劣者着絮稍取其厚而未嘗為華美之制不肖自幼慣習及長而家益貧朝夕饌或蔬食不肖不能無難色既而衣弊衣赴衆會恬不為異先妣笑曰弊衣人所恥而汝不為異蔬食輙

有雜色此余恐汝胃弱供厚味之過也凡於玩好之物尤一切禁之不肖幼時見人佩錦囊輒與筆墨授之先妣切責曰汝恃此欲誇耀里中小兒獨不知勤學問為士大夫所艷稱輒以文房之具擲此無益之物是汝終不可為人也至涕泣自傷不肖遂慚痛解去之既而教曰汝苟勤學有知識雖蔽衣懸鶉人不敢侮苟不學無識雖褁以錦繡終為人所賤士大夫不以人視汝也嗚呼不肖固不能服習嘉訓而既長而平生無嗜好移心者此非天性淡泊先妣教導之方慣習耳目故也

不肖年二十餘不能守在色之戒況溺頗甚而畏先妣不敢露跡先妣已覘知之從容教不肖曰凡物之蠱心喪性者未有甚於女色汝方稍向文學而遽有此失是汝不可為人也吾雖禁汝汝若不悟亦無如之何矣汝不思祖先厚澤父母深恩戕身害心而迷不悔悟此亦天也吾不復言矣傷痛之教藹然有振發愚迷者不肖遂絕意去之

不肖嘗發解南省試輒自有喜色先妣教曰丈夫有許多事業今汝雖決得甲科不可以此為喜況此一發解有自喜之色此小兒也及會圍不利先妣不樂

曰吾終不見汝成名也吾以婦人之心不能無意於得失汝但勤學不可以此經心也後又發解會圍輒不利不肖以不得慰悅親意為恨先妣怡然曰汝苟以我故介意於得失我亦不以為意也

不肖有詩朋數輩約會輒憂無酒先妣笑曰汝苟有佳朋為文會吾雖截髮以供具無所愛也既而相會或諧謔終日先妣竊聽之責不肖曰士君子相對當談討經史論難文章豈可諧謔失威儀汝有友如此汝無可為吾不復具酒也後有一二士友來輒論文先妣欣然喜之命小婢曰某人來必告我告輒具酒

媵侍之

不肖年十六生女先妣愛之無異男孫輙憂其母之多病不善養訪求乳母躬自鞠育既長而教廸有方凡紅績饋食之事無不曲意勤教嘗以古賢婦事君子舅姑之道亹亹以俚語勉誨有可以感動兒心者兒亦樂聞之

女年及笄將議婚或有勸議以富家無令聞者先妣怫然曰士君子婚姻豈論貧富但求名德之家自有佳子弟如壻之賢愚亦不可容人力而求之也既而聞儒門有壻材欣然敎不肖曰是合余意不惟女歸

有可範汝亦因有師友之益也遂定議
先妣治家甚勤治紡績以資日用或為人裁縫受錢
以給而常患匱乏且貸子母錢用之輒自歎曰吾家
田園所収尚為五六十包吾亦未嘗放過一日而終
不可繼用或有赤手為生者吾未知也
凡非理納賂之事一切若浼舅氏宰湖郡時人有以
田訟相干欲納錢數百緡受請簡訟理亦直一書可
決而斥之甚嚴曰此訟理直但所與訟者勢強故欲
納賂受簡吾知吾兄必不為勢強者誤決吾有書尤
可易決而吾豈忍受不義之財欺吾心而又欺吾兄

哉時當歲飢舉家常憂朝夕不肖時十七歲意亦欲折簡以售其請而先妣嚴斥之至今思之毅然有丈夫所難及者此不惟婦女之所可法為先妣子孫苟能以此為法常存此心庶不為不義之事也

先妣性仁慈和易接人雖婢僕賤人曲施恩意或有罪過切不以惡言詬罵但諄諄誨責而已嘗用子母錢或過期未償而售利之人皆不敢相督輒曰不忍以尺寸之利或傷賢婦人心也及先妣歿無不咨嗟流涕者

先妣嘗於祭祀之事深盡誠意凡裁割魚肉必取正

方釜鼎籩豆之屬必再三洒滌務取蠲潔祭器皆籍記其數而藏之不為薪用及先妣歿過卒哭不肖按簿點檢已太半見失也

家藏舊書並賜書為數千卷方先君喪不肖纔三歲無收拾者先妣以諺字為題卷帙下方藏之親戚求借先妣流涕曰此無主者俟兒子長成可借遂無求借者不肖年十六七始自點檢或借人闕失或撥他書及今思之先妣所嘗勤守可見至意而不肖迂濶未免散逸此為可痛今所在卷帙皆有先妣遺墨意欲堅守勿失使子孫皆知先妣勤守之至意也

衣服垢弊殆不可堪而亦安之雖有稍潔者亦不肯服而置之篋笥或當春秋享祀物有不贍輒典賣之以補其用不肖嘗以是憂之先妣笑曰吾自安此苟着新鮮之衣意甚不安汝何必使我不安也

魯崇輩至五六歲先妣善誨諭之每晨夕燕閒輒爲俚語許兒輩聽多引古人賢哲有名後世爲人所艷稱者如此則人必敬重之反是則人必賤惡之賢者祿位崇顯君禮使之民敬事之愚者爲下賤輿儓苟其不賢幸而致祿位人皆賤之善爲說辭優游有自然感動兒心者魯崇六歲適出門外見時宰乘軺而

過者里人問曰小郎君亦欲乘軺車如彼乎兒荅曰彼貪婪無識幸致位者雖榮貴如彼反辱其父母士夫豈為是乎吾欲修德自致高位乘軺車使人望之如天人也里人異其言問此非小郎君意從何聞此言兒笑曰吾大母嘗教戒如此

兒輩啼號先妣善誘之兒輒不啼兒有疾不飲藥百般誘說叱責而終不飲者先妣發一言兒亦飲之竊覩先妣之於兒輩已得其誨誘之妙抑亦容色之藹然語言之溫然者雖以小兒之心有不忍不從者矣凡有飲食兒輩不敢取食必俟先妣分與然後食之

亦不敢爭多少先妣未嘗一言呵禁而兒輩亦自然如此
先妣喪時巖兒纔四歲不肖深痛其長成之後不能記憶音容之萬一輙時時提問以大母嘗語汝以何事兒對曰善讀書可以八丈盖方言娶妻謂八丈也常有棗栗長兒獨啗之兒謂其兄曰大母常謂兄弟不分食如豚犬也
先府君墓堪輿者多疵毁己卯春不肖欲决意遷窆
先妣止之曰吾嘗上墓見山形田抱無風必無患害不可遷動且余在世必不過十餘年汝苟欲必遷咸

死後可遷因合葬也挽止甚力不肖不敢自擅遂止
其議至己丑春又因術士之深斥決定遷窆先妣不
甚挽止笑謂不肖曰汝雖決意速遷而營辦諸具自
可至秋後我死若在其前自可合窆但汝先君墓山
形局甚好不必遷移也不肖愚頑但以為戲言而已
豈知其虛明前知已筭大運於十年之前哉嗚呼痛
哉穿視墓穴果無大灾遂合窆
己丑春忽謂不肖曰我死汝必過哀父母之喪人孰
不哀而死生皆由天命且有生必有死苟知此理決
不可過哀傷性也嗚呼痛哉先妣已默筭大運不知

不肖之幺恐可以苟延視息而或恐以毀滅性也
七月初謂不肖曰我夢入母夫人懷中如兒時此殆
復初之兆吾其不久乎又曰三年前夢見汝先君謂
我曰三日後可相會豈神道以年為日乎
先妣晩年多疾而自己丑春頓無疾恙神氣頗勝不
肖深以為喜七月初七日遽以舊患瘧氣不平至初
九日復常既而以關格為症不輕而不以為深憂十
一日劇重不肖輒進湯藥日七次先妣皆強進曰恐
貽汝遺恨也謂不肖曰我死無可恨但汝可哀又曰
家貧無餘財何以辦歛葬見不肖不食招家人持糜

歛來使不肖歛之曰汝不食何以當大事盖指歛葵
爲大事拍兒輩兄弟執手熟視又招見孫壻至十三
日巳時精神不爽言語如常怡然無怛化之色拍侍
婢問之曰日晩何不備朝饌以饋壻郎俄而命不肖
改正卧席因屬纊嗚呼痛哉
甞謂不肖曰汝先君喪襲歛皆用綿紬裁死無或過
祭奠亦當一如生時亦無或過也不肖皆遵用遺意
而不敢違

先府君墓誌 附

維古坡平縣彌勒山之北三峯之下背坎向爲封之

若斧而崇四尺茲爲竹谷居士沈公墓也有不肖子
樂洙泣血爲誌刻石藏之幽壙之南曰嗚呼先君諱
亨雲字亨之自號竹谷居士我沈氏自麗朝顯上世
青松府人始有文林郎諱洪孚三世入我朝有青城
伯諱德符又三世有觀察使諱璿當 世祖初不仕
號忘世亭又三世有左參贊諱光彥爲 明宣朝名
臣號鈍菴又四世有領議政諱之源號晩沙是爲先
君五世祖也高祖諱益善豐德府使曾大父諱廷耆
朔寧郡守大父諱師晩青山縣監考諱東鎭以布衣
有公輔望以年二十三早歿妣海州崔氏縣監尚震

之女領議政致仕奎瑞之孫也先君生於崇禎再癸巳正月十三日歿於辛酉十月三十日享年纔二十九是年十一月十六日葬後二年癸亥相臣以孝行聞于朝特 命旌之配清風金氏左承旨諱樑女生一男即不肖樂洙娶韓山李思質女生一女幼嗚呼痛哉天以不肖樂洙凶忍愚頑不滅其身生三歲而先君歿樂洙孤苦不死及年十三乃成人而冠母氏泣而教之曰汝幼而孤無以知汝父德也始吾歸汝家汝父嘗滂泣謂余曰余生纔踰月而先妣歿又四歲先君歿所賴而為命者惟大父在耳今長而娶乃

備人道子其克敬克孝以事吾大父余聞而感之既
而先大舅有疾見汝父未嘗離側百餘日不解帶及
大舅歿三日不飲水口不絕哀號氣綿綿聲若嬰兒
未十日而人皆危之余泣而勸糜粥曰令宗祀在子
一身以哀滅性非孝也汝父指汝而謂曰吾非欲不
飲飲輒不能下吾其死矣幸此兒在子其保之使沈
氏不絕未幾竟以孝終嗚呼余婦人也無可知者但
聞之君子曰孝者百行之本尚以是知汝父德也今
汝成人若思汝父之德庶不為無行人汝其勉之樂
洙泣而記之及年十七八歲始謁先君之執友諸公

輒皆嘆息言曰先子有大志未用於世子固無以知
也先子平生好氣節慕孔北海為人嘗見奸黨執權
欝悒不樂或汪然涕下曰令世無秉義者國其危乎
又嘗語古人行事曰大丈夫立朝事君忠可效比干
義可效伯夷功可效周公自漢以下諸葛亮之精忠
陶淵明之節義范仲淹司馬光之出處可以無愧其
餘不足言也且善為文詞以舉子業累屈而亦不以
為意然每語吾輩曰吾所以不能去此業者固欲求
斗祿養親而亦不能無意於世可為則幸矣苟其無
可為者亦自引身而退無以累於心也嗚呼使先子

在者進固有為於世退亦可以勵末俗也令先子已歿其不幸於世乎子令成人不可不知也樂洙泣而記之不肖無狀雖未敢顯揚而此其盛德之不泯者也嗚呼先君之歿已十九年不肖年亦已二十一歲而幽堂之誌尚有闕焉竊念令世無立言之君子終無以紀載遺德又恐不肖或死無所可徵只記世系生卒之年月及母氏所以教不肖先君執友諸公之所嘗語不肖者以備陵谷之変遷己卯三月一日不肖孤樂洙謹誌

誌成於己卯春既刻而藏之竊念幽隧之誌異於

顯剜而亦尚有僭猥之嫌惟是惧焉今茲先妣墓合祔不敢復自為誌以重猥越之罪欲求當世君子之言庶幾無憾而前所為誌而藏之先考墓者或有叅考者今因附錄於行錄遺事之後云

貽後錄

叙貽後錄

帝王之力不能守而匹夫保之聖智之慮不能及而凡士行之者其勢異也周之王天下立宗廟社稷於天下之中裂土而封其子弟優優乎建不拔之基欲保乎其天下使其子弟至百世親親者可謂深謀遠

在者進固有為於世退亦可以勵末俗也令先子已
歿其不幸於世乎子令成人不可不知也樂洙泣而
記之不肖無狀雖未敢顯揚而此其盛德之不泯者
也嗚呼先君之歿已十九年不肖年亦已二十一歲
而幽堂之誌尚有闕焉竊念令世無立言之君子終
無以紀載遺德又恐不肖或死無所可徵只記世系
生卒之年月及母氏所以教不肖先君執友諸公之
所嘗語不肖者以備陵谷之變遷己卯三月一日不
肖孤樂洙謹誌
誌成於己卯春旣刻而藏之竊念幽隧之誌異於

顯刻而亦尚有僭猥之嫌惟是惧焉今茲先妣墓合祔不敢復自為誌以重猥越之罪欲求當世君子之言庶幾無憾而前所為誌而藏之先考墓者或有參考者今因附錄於行錄遺事之後云

貽後錄

敘貽後錄

帝王之力不能守而匹夫保之聖智之慮不能及而凡士行之者其勢異也周之王天下立宗廟社稷於天下之中裂土而封其子弟優優乎逮不拔之基欲保乎其天下使其子弟至百世親親者可謂深謀遠

慮而未數世諸侯相侵周天子榜然擁明堂之虛器周之子孫至秦而無立錐之地夫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武王周公之聖智之制作可以傳乎萬世者無憂而慮未及於數世而終至亂亡何哉彼楊雄之先岷山之一匹夫耳田一廛宅一區傳之累世而不失河南張氏不過勤勑之俗士而亦能九世同居豈二人者力有勝於帝王而慮有過於聖智歟天下之大為人所欲而不如一廛一區之易保分封之疆只資其爭奪而不如同炊之易行也嗟乎文豹棲於山林而皮為之災彼周之土地之大人民之衆為之皮而

使後世不免乎災也今夫世之富貴之人求良田美宅遺之子孫分黨樹勢以求其世世榮顯者彼未有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武王周公之聖智而遺其皮而欲免乎災豈不惑歟今余貧且賤無可以為後世計但知富貴之不可保而反為災遂為貽後一錄凡上下篇蓋欲去其皮而使後世免乎災也昔者曾相嗜魚而不受餽魚曰為相自給魚今受魚必免誰復給魚彼所以不受魚者嗜魚也今余非惡富貴而戒子孫不求乎富貴者欲其不至乎貧賤如曾相之不受魚而欲給魚也以帝王聖智之所不能而今欲以

垂言為久遠之計者非力有勝於帝王而慮有過於聖智也見世之富貴者皆受魚而不給魚欲吾子孫之能嗜魚如曾相也庚寅端陽書于終南之堊室

一曰力農不畜貨利

饑而求食者未始求粱肉而必思藜藿寒而求衣者未始求錦黼而必思裘褐方其未得也汲汲乎惟恐不得而苟不可得則未有不有邪僻不義之心求之無所不至而既得之也方且厭藜藿而思粱肉薄裘褐而思錦黼又未有不灾及其身而彼藜藿裘褐且不可得矣昔者公叔文子以富而及禍石崇以奢而

被戮二人者且已飽粱肉薄錦繡而及其禍也雖欲求藜藿裘褐而且不得豈不悲哉是故達人賢士知其然也如陶朱之再散千金疏廣之不為子孫計者欲使其後世不失乎藜藿裘褐也雖然古之君子又有如曾子原憲者三日不舉火而歌聲若出金石衣不掩骼而不以為病此其意不惟不求粱肉錦繡而並與其藜藿裘褐而不求亦何哉彼方以道德充其腹仁義被其身飢寒無以累心而適然忘其衣與食矣苟非内服乎道德仁義外忘其衣食而處之以二子之窮未有不易性而丧操如張嬰之為盜樊崇之

從赤眉也嗟乎将欲效乎曾子原憲則一蹉跌而不免乎張嬰樊崇之患復欲求乎陶朱猗頓則一轉輾而必有文子石崇之禍二者将安所折衷哉今余家貧無陶朱之財猗頓之金且無曾子原憲之德嘗讀史記見陶潛之躬耕自給王通之築廬薄田蔽風雨而備饘粥未嘗不欣然慕之然顧余又懶慢迂濶不能效古人也嗟乎國俗士大夫貧而不自為農而貪賂如商賈鄙賤之事無所不為此無異薄大舜而慕盜跖也豈不大可笑也吾子孫皆可躬自力穡羸弱無力不堪於襏襫之苦者亦自課奴致勤上可以備

菜蔬甘旨下可以充饑蔽寒苟有過於此者亦一切不以貨利為心如貿賤易貴収債責利非理之事斷勿以為意違誤家法者歳時祭祀不許叅拜祠廟庶幾永守勿墜而後世有陶朱踈廣之智曾子原憲之賢者固不待余言雖非賢智亦幾免乎文子石崇之禍張嬰樊宗之患也

二曰勤學不求名譽

古之學者如饑渇之飲食措之日用而不自知其異於人也天下之人皆知事親而孝事君而忠進可以安黎民國退可以修檢心身方伊尹傅説之未用居

於畎畝版築之間天下之人未有知二人之異於人此非二人者自晦亦將自知其無異於人而在上者知其尤賢於人而與之共治天下殷夏之世亦可謂盛矣及至後世事親者不知孝事君者不知忠進不足以安泰民國退不足以修檢心身滔滔乎利欲之橫流而仲尼者出天下之人方且顛倒馳騁而仲尼之徒步趨有規矩天下之人方且爭奪奔競而仲尼之徒辭受有禮御將欲率天下歸之性命之正而又不可得退而與七十子者刪詩書正禮樂侃侃坐杏壇之上而天下之馳騁爭奪者紛然在其有異於人

嗟乎仲尼不幸而後殷夏之世雖不得不有異於人而仲尼之心豈嘗自異於人歟世愈降而學有多歧形名術數詞章之學出而皆欲數數然求異不能有異於人而先求其自異於人其亦學之弊也余觀今世有三學有義理之學有詞章之學有科舉之學所謂學義理者未有盡其孝親忠君進行退藏之義不能貫通天人探賾性命如朱程張邵之異於人而先治其步趨拜跪之節修辭令正顏色以自異於人所謂學詞章者亦不能有經國衛道之言傳世垂後之資參造化之工陶性靈之妙如史遷韓愈蘇軾之異

於人而先效其字句外模內襲以自異於人而如科舉之學且無異工匠之效技商賈之售價又不足以自異而亦有求其自異於人豈不哀哉嗟乎彼學者之必求其自異於人者非求其非常異人欲人之異乎視己而要其名譽也嘗試論之名者天下之至寶也如富人者不求而四方之珍寶畢至貧人者朝暮得一籯之金而未有不禍隨其身學者亦然苟有其異於人者雖未嘗自異於人而名不可去苟無其異於人而只求自異於人者雖得其名而必有其禍古之假義理自異於人以求其名者未有甚於王荊安

右而或顯戮夷滅或陰絶其嗣以詞章小技暴得盛名如楊烱盧照鄰之類皆被其過延世以科學名世如李師命金錫胄皆被禍絶世此皆舉略而言而歷思古今未有得虛名而自全而有後者豈不畏歟吾子孫苟能有志於義理之學必先去其辭令顔色之末勿追逐師友惟務其實心踐履苟得其異於人而不患無名詞章不過小技耳而若其駕軼今古許隣皇王一毫端而參天地變化之權因以悟道亦可謂丈夫之事顧何必數數乎字句以自異於人而若其科學之妄與人爭勝以求其名者又不足言也嘗觀

春秋之世仲尼之大聖而棲遅於列國荊秦之中世
不知其聖如顏曾言商之徒皆貧賤困窮世未以為
奇而道德令名愈久愈顯煌煌如日月之照揭史遷
厄於當時蚕室之禍無金自贖顧無所見奇於世而
名留百世韓愈流離飢困不為世知身歿而其文猶
不顯藏於弊箱塵埃之間過二百年始遇歐陽子而
闡發之此皆積之厚而蓄之久也波斯之市積天下
之寶而傭人賈豎驟見而不知其貴博物者酬之而
天下之人愈久而取以為用偷盜之人竊危金遺珠
以誇耀人而卒蹈刑戮而且不悔焉嗟乎名者天地

之所憎鬼神之所忌彼竊金珠者不免而況乎竊名哉余願後世雖不能有異於人而勿求乎自異於人慕虛名而取實禍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者亦無足畏又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此惡其無異於人而非欲其自異於人也

三曰應舉勿由他道

三代之後上所以取人下所以出身皆由科舉有不可以媒於自衒而不屑然奇偉不羈卓犖之士往往有棄而不從故世之無文而妄於求名者或引而為高修飾言語偃然處以遺逸以增旌招之榮固其心

無異於盜賊而又有甚於此並與其修飾言語而不
能者多借人述作以求策名又從以私於有司而得
之嗚呼人而有如此者其亦可哀也夫天之生人也
聰明以賦其耳目仁智以賦其心性便利以賦其四
肢百骸妙可以參天理而用可以該人事斂之方寸
而全保性命散之四海而位育天地者聖智賢哲之
人之事也貫通經史吞吐義理參贊乎鬼神之妙出
沒乎造化之機窮而能衛護斯道達而能黼黻皇猷
者文章豪傑之士之事也上不能乎聖智賢哲下不
能乎文章豪傑而亦可以勑躬自修粗習經史行足

以保家文足以應貢選可為鄉黨之好士進可為朝廷之循吏者常人凡士稍可以謂人者之事也人而又不能於此者不足以謂人而且不如農賈之服其力也蓋科舉之業非有妨於聖賢文章之事苟能沉潛乎性命淹博乎文詞則世所謂功令之文不過為全鼎之一臠可以俯取無難而世之所自以為希聖賢而學文章者或以為科舉累其事而去之為科業者亦自以為志在聖賢文章之事而累於科舉不能也嗟乎真心實學可以沉潛性命而半日之屈赴禮闈不足以奪其心深識妙解可以淹博文詞而一篇

之俯就時矩不足害其工也況夫沉潛淹博而其可以俯就於工令之文者事半功倍非比於掇拾文字艱辛求中矩而且不得者哉吾子孫有意於聖賢文章之事者勿謂科舉爲累而去之爲科業者勿謂科舉之奪志而能盡於聖賢文章之事則彼科舉得失固不足論而亦將易取其中矩庶幾無修飾言語盜竊虛名之弊而下此而又不能爲常人凡士之事皆人述作以求策名者初勿許赴舉歸之田畝使得以服勤取食且供其兄弟宗黨之勤學而自不給者庶幾無游衣食惰四肢無異禽獸也余觀今世故家世

族皆食飽衣暖無所用心或不辨魚魯並書體中如何者皆借人述作又求其夤緣私逕而占决科名清倫侍從要處宰輔俗成風習不以為愧此雖由世道之污下而彼無異禽獸者冠冕珮玉亦可謂不祥矣彼自以為榮而人且不暇於健羨然此必有難言不測之禍而不自知也聖智文章之事固非責於人人而所謂科業並具其耳目心志皆無所不可為而此猶不能者可見其為人皆庸而又求其借述緣私者心已邪而志已濫矣以昏庸而有邪心濫志淫於富貴濫於冕量心益邪志益濫而終至於亡國害家矣

豈不畏哉人或以為古人有不學如漢之周勃霍光
而皆不害為一時名臣彼不能為雕篆小技而借述
策名者又無害於樹立功業而數人者固不學然豈
不能為今世功令之文而亦豈以重厚之勃謹慎之
光而屈首為借述求名哉如伏獵之侍郎杕杜之丞
相皆至於凶害家國而若亞夫之終不自保禹山之
不免夷戮亦未必非不學而為之祟也豈非可戒者
歟嗟夫念吾子孫亦安知無不文至於代述而人情
之愛子孫無論賢愚皆欲其貴顯然必欲其苟許赴
舉歸之田畝者終恐其貴顯者適以敗亡也為子孫

者須勉其免於歸田不幸而不免者終不可使妄引
高蹈又不可借人述作違誤家法者勿齒宗人之列
若其能為聖智文章之事者又非余勉戒之所可及
也

四曰從仕勿廢要路

臯夔伊呂之賢而得堯舜湯文之君之聖而得其位
而行其道其仕也廢於廊廟之尊而身不足以為榮
仲尼之聖而不得堯舜湯文之君之聖而不得其位
而且不得行其道其仕也廢於乘田之卑而身不足
以為辱使臯夔伊呂而不得其道而廢之仲尼之位

亦將如仲尼而已使仲尼不得行其道而處於皋夔伊呂之位亦必去之而已後世不然慕古而急於功名者學不如皋夔伊呂之賢又不得堯舜湯文之君而妄意行道區區為設施之計卒不免於誅夷者如漢之鼂錯之類也志不在行道而慕富貴貪榮利惟皋夔伊呂之位之是保不量其才之長短時之安危汲汲乎如饑者之求食終亦至於夷戮者如秦之李斯之類也惟仕而為貧如陶潛之為令張翰之為曹掾不貪寵利如子房之辟穀李泌之歸山錢若水之勇退者庶幾無二者之患而世亦無其人何也嗟乎

以仲尼之聖而不能行者而道亦終不可行也古之君臣如齊桓之管仲先主之諸葛符堅之王猛雖不足與論於堯舜之皋夔湯文之伊呂而歷千有餘年而不過數三已矣而志不在行道而亦能安享富貴終保榮利幸而免誅夷刑戮者亦不過如秦之范蔡之類而亦其智能決幾早退也士之學者孰不欲得君行道而無管仲諸葛王猛之遭遇欲求其千餘年數三人之難而急於功名者必有鼂錯之患仕而欲享富貴榮利亦人情之所同而無范蔡之智能決幾早退者必有李斯之禍悲夫方鼂錯之論事其父有

劉氏安鼂氏危之言至謂不忍見禍而自剄而死錯
亦必知其危而夕將棄市朝且論事李斯亦嘗引荀
卿之言自憂其及禍而迷不引去終自歎其不復携
黃犬出上蔡東門豈不哀哉雖然世以為無管仲諸
葛王猛之遭遇而亦能有建事功保令名終享富貴
且無鼂錯之禍者如漢之蕭曹宋之韓富也又以為
無范蔡決幾之智而專寵利執權勢身處安逸終無
李斯之禍者如唐之林甫宋之秦檜也彼急於功名
者方且求蕭曹韓富而貪慕榮利者亦將效林甫秦
檜矣然急於功名者如迷惑酒色貪慕榮利者如盗

竊賄貨今夫嗜酒者必引竹林之放曠好色者必引東山之風流而皆自以為不至沉溺及其縱情耽淫浸浸而不自知其戕生世有善盜者終身不陷刑辟而貪於賄貨者學其術而終以盜死彼求蕭曹韓富者不幾於引竹林東山而效林甫秦檜者亦學盜之類也與其慕竹林東山而終至沉溺孰如戒三風放鄭聲而無所移心與其學善盜而求不陷刑辟孰如去不為盜而自全其身歟余觀近世賢而急於功名者或妄自當世終觸禍網愚而貪於榮利者外為衆人之爭奪內資子弟之驕奢未有不亡其家吾子孫

由科第進用內至郎署外至郡縣勿復求進如臺省玉署亦已任重雖不求而至毋敢邀進不可妄為世道而空言取禍又不可不言瘝職而只媒榮利量時揣義以為進退如外而牧伯內而亞卿雖不可謂祿仕而宣化治民亦可以布施所學亞卿之秩亦非權要該曹佐貳不過為有司之事此不必避至於正卿責望甚重朝廷大議無所不參自此可以力辭而將相銓衡之大任初為鐵限截斷如利刃庶幾無禍蔭仕固為貧而不可躁競無恥貪污不法以傷士君子之風仕雖為貧常以保民盡職為心庶亦無陷於罪

庚也嗚呼于公之高大門閭今容駟馬王公之手植三槐謂二郎必做皆遺德於後而必責其貴也顧余雖無德自先世積累可以必責於後者亦無不如古人而欲子孫之力處顯要蓋欲使賢者無鼂錯之患愚者無李斯之禍力引竹林東山而戒三風放鄭聲如陶潛張翰之恬正力學善盜而去不爲盜如子房李泌錢若水之不貪也若其國風之好色而不淫鄉黨之飲酒而不亂必有如皐夔伊呂仲尼之賢聖而可也又何可易論哉

坡岡守護節目

一墓山守護 古者有大勳德必有守塚户令 國法無此制士大夫皆使其奴婢守之吾家自古少奴婢間又死亡今最尊三位墓故奴一人守之又權使居民一人守之自其下五世墓只有奴婢各一人守之單弱殆甚而奴婢所生幸而蕃息今至三四口若至壯成可幸無患子孫雖無樵汲不可役使又不可分析陶靖節以一力遺其子曰此亦人子可善遇之此不過尋常役使者而猶戒其善遇況使守護先墓冢宜愛重不可妄加捶朴若不勤於祭祀及禁樵牧種樹等事略加鞭楚此外切勿加杖罰可也

一墓地種樹古者天子松諸侯栢大夫欒士槐庶人楊柳其制令無可論無貴賤皆淂樹松栢維戒坡岡墓後多松或有雜木而墓前古多種檜今皆過圍長十餘丈森然如束望之蒼蔚連亘數里過者皆指為沈氏阡可見先世勤於守護也今檜老多枯且其材可用為大船帆檣一株直十餘金墓奴多偷斫賣之雖不斫樹已老過數十年鮮有全者郎木之盛亦不能如先世此為後孫之所可傷痛也檜固易長而以其材易為人所斫不可多種松不宜土皆昂藏不長亦不可種吾始祖文林郎墓在青松府普光山　昭

憲后命種栢環山十餘里皆種之至今三百年不衰
栢有寶上供此宜可法坡岡土亦宜栢前有所種數
十株皆能結子自今勅墓奴勤種栢樹如癸岡前麓
外地曠尤宜種樹環種以栢間以橡栗不過數十年
可以成林亦可為籩豆之用也

一墓田禮有祭田取見田什一以備粢盛而墓田異
祭田買墓下以備墓祭之用也吾先世清貧自古少
墓田草有水田數畝可種稻數十斗者文券失於丙
子兵火吾先祖晩沙府君手書狀告官以為後考今
其狀尚在家藏其餘有薄田數頃而皆屬於宗尊三

位自吾高祖位無墓田余於数年前新買数畝水田
纔種稻五斗者四時祭用常患不足方謀益買以廣
而力未暇焉墓田無論新舊所買不可分析亦不可
典賣也
一墓祭文公家禮有三月上旬墓祭之文唐開元勅
許寒食上墓遂成風俗柳宗元云馬醫夏畦之鬼無
有不受子孫追養者可見時俗之無貴賤重其祀也
我國之俗四節上墓正朝寒食端午中秋 國制上
陵士大夫亦上墓延有朴南溪禮說或不行四節只
行於十月初一日而故家皆不用此禮吾家自先世

皆行四節而寒食中秋備祭禮行之正朝端午但以
酒果脯醢設行此破栗谷李文成所爲擊蒙要訣也
但子孫鮮少或有故未上墓使墓奴行之不惟有如
不祭之心情甚不安延聞家禮或子孫未上墓不行
祭祀此宜可法而全然廢祭亦有所不忍若子孫未
上墓雖寒食中秋亦以脯果行之不用祭禮似合情
理然使墓奴行之終極未安若無疾病大故必宜上
墓不肖生前苟非大病自當強力而若還　先考妣
墓此無可論而兒成長自可輪回上墓雖至世遠子
孫若爲五六人皆當輪回上墓余見人家皆有輪回

之法而當次者多稱托不行此皆不愛其父母無推
及祖先之誠也吾家自古稱孝謹豈為吾家子孫而
有此忽數之行哉　先世祧遷位墓祭吾　玄祖晚
隱府君有遺戒十月初一日宗孫率諸宗人行祀四
節墓祀既行於未祧之位只南罔麓而不行於祧位
情有所不安皆以脯果行之此固合於情理而寒食
異他節　國制亦於寒食行祀於祧遷陵今依此制
寒食則備禮行之可也吾家自吾　八世祖贈貳
府君至不肖為八世繼序之大宗　八世祖位祧遷
已久而今猶奉在宗長房親盡後墓祭當依晚隱府

君遺戒行之以下三世親盡尚遠吾身後爲吾子孫
雖至曾玄皆宜體此意行之苟以世遠凡於祭祀敬
謹之節有異延世是忘父忘祖也至吾 考妣親盡
亦當一依此例雖至百世不宜少有異同於此例也

祭禮

祭之爲禮其義至微祭統所謂非物自外至而自中
生出於心者庶幾深得乎祭之義矣傳曰鬼神無常
享享于克誠鬼神之理無聲與形只有一理之可感
而純然無私方其有所感也洋洋如在其上昭明焄
蒿悽愴而人神之際藹然有必格之理方其無所感

也漠乎其無見忽乎其無聞人神相遠而終無可交之理故古之賢人孝子知其然也其祭也致其誠信盡其忠敬心不苟慮體不苟動思其笑語思其居處齋三日乃見其所為齋者僾然必有見乎其位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慨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其進也必愉其色其薦也必欲其享退立而如受命既徹而猶有敬齋之色自齋至餕誠敬之心無一毫間斷自然有志意慌惚與神明交接者而始可以饗其神能盡夫祭之義矣苟無其誠心雖陳以俎豆牲醴之盛亦不享而已又安用祭之為哉余粗知此義每當

薦祀欲盡其自中生出於心者方其盥手而始灌也尚有精一肅敬之心既薦而終亦有邪慮私心之雜出既而怵然有如不祭之心竊觀世俗率皆苟然充以籩豆名品之數傴僂數拜跪之節自以為祭其先令有人餉之以單食豆羹不與之以誠人必怫然而不樂為之食無誠意而欲求其祖考之來格者豈不難哉余恐吾子孫不知祭義但欲備數應文以求祭之名而已此不如不祭也遂為著論庶幾知祭之義非物自外至而自中生出於心抑念亦時自省覽以自戒若其儀文節目亦皆條論本之文公家禮忝以

先世所行者以為後世永式云

時祭

四時之祭祭之正而最重者也春[illegible]禘秋嘗冬蒸皆取陰陽之義而孝子慈孫之心每見時序之推遷遂有怵惕悽愴之心於是乎祭之此其義不可廢也今國俗士大夫鮮有行時祭者而全以忌祭為重蓋自麗代崇佛上自王公下至士庶皆以其父母亡日設齋以薦遂成風俗至今閭巷俚言皆以忌祭為僧齋最以為重今之士大夫不行時祭而重忌祭亦麗俗仍襲而未革者也或知時祭之重於忌祭禮不可

廢而輟又以粢盛之難備而不行苟有其誠心而祭之一飯一羹亦不害於明薦又何必牲牢酒醴哉此皆無誠心必欲祭之意也吾家自古行時祭至我曾大父歿廢之殆二十年不肖無状因循未復舊禮既而怵然惕懼遂行春秋二祭而猶以粢盛未備不能行冬夏及今思之夏爲陽之盛冬爲陰之終義有所皆不可廢者若無粢盛之可備夏則當具麥飯蔬羹而已冬則纔已收穫亦可備禮四時皆當行之但盡其誠意不在於物也後世當爲永式而家禮考妣皆各設一卓此同禮意之正然叅之人事抑有難行者

四龕考妣八位皆設一卓則雖以籩豆論之一卓各果六品凡八卓爲四十八器此已太繁苟於四龕之中有前後妣亦當復設一二卓此不惟饌品之難備本之禮意恐失於煩則不敬之義自吾先世皆合設一卓只飯羹餠麵盞盤各設至吾玄祖晩隱府君遺戒餠麵亦不各設蓋欲全主簡易此無害於誠意也饌品舊用俗禮如油蜜果之屬亦皆參用而不肖始行時祭不惟物有不贍不能備豊腆之饌抑念先王之薦可食也而不可嗜且時祭卽祭之正有異忌祭故一遵家禮饌品而果六品猶有所力未及降用四

品四品若又難備亦當用二品無害惟在誠意已矣而不肖不孝誠不能格感物亦不能備禮此雖可痛亦不可以物之不備而遂廢正祭爲吾子孫者須體此意也受胙禮也而竊念不肖固無誠意之可格遍當此禮心有所不安苟非年高德邵可以受祖先冥祐之福者恐不敢當故不肖行時祭斷以愚意而廢此禮然禮意甚好後不可以不肖不行而廢之也祭而務進誠意孝子慈孫之心雖不求其爲而祖考俯格亦必有無强之福豈不休哉禮時祭行正寢而愚意今俗無正寢代以廳事廳事則常人所居有不蠲

潔奉主出就之際且患執事之苟簡禮數煩屑自先
世亦行之祠堂故遂依先禮而行之後苟非祠堂狹
窄亦當不改也

忌祭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不以此日
爲他事非以死爲不祥而避之也於是日也感其時
焉盡然哀慕之心無所及於他事而且不忍無事於
幽明之間遂有奠獻之禮祭爲吉禮主於誠意而忌
日之祭無異喪禮當槪其哀哀之深而誠自至焉如
饌品當從時饌奠肉魚雜餅棗糕饅頭之屬皆當奉

薦常時所嗜之物亦宜薦之豊約亦當從其有無苟
子孫有祿俸家用豊裕欲盡其追慕之誠饌雖稍豊
無所不可不必如時祭之一從家禮而亦當依倣禮
意不可太侈以存禮經所謂饌不美多品之義如油
蜜果終不可用先妣嘗以油蜜果為俗之侈風味亦
邪褻義不可為祭饌此誠後世之所可體也禮忌祭
只祭當位而先儒從厚之論合於人情吾先世亦並
祭考妣饌品亦當如時祭合設只飯羹各設遵守先
戒可也朱文公於其母妣祝令人忌日着黲墨布衫
其中亦然學者問今日服色何謂答曰公豈不聞禮

君子有終身之喪此其孝子之心而後學之所可法
也黲墨衫巾俗之所無雖不必效而文公哀慕之心
其所以為終身之喪者豈止於服色而已哉今俗於
父母忌日未祭之前雖云坐齋既祭而輙以為罷齋
凡出入人事皆無所不為或與人談笑無異平日此
其無哀慕之心不知終身喪之義也於其父母之忌
日苟無哀慕之心又何足論哉不唯父母忌日雖祖
考妣曾祖考妣忌日苟有追慕之心亦當悲愴傷盡
異於平日也

禰祭

家禮季秋祭禰蓋季秋成物之始象其時而祭之如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之義也冬至立春朱文公始祭之終嫌其僭而不行惟行禰祭而曰某生日適在九月十五日以是日行禰祭云文公之意蓋以季秋象時之義又值其劬勞之日以敘哀慕追感之心此其意至矣今無行禰祭者吾先世亦未嘗行之不肖以孤露之痛嘗欲行禰祭而顧以先世之所不行未敢以愚意妄自創始不敢行之竊自念人於其父母雖夏畦之賤亦嘗及其父母生時以致孝養之誠不肖亾忽三歲而背先考已無致養之道惟先妣勤

若育不肖以至長成人孰無父母不肖之於先妣受人所無之深恩宜效一日之養而頑忌放惰不惟不能致養年至壯歲亦尚蒙養於先妣及遭凶禍盡然有慚痛之心每自念至若不容於天地之間惟於祭祀欲盡追享之誠而時祭忌祭皆人人之所常行顧此凶頑無可以自致誠意不肖不孝非敢效先賢所行之禮惟行禰祭庶幾少叙終天之痛故遂欲決意行禰祭季秋當卜日行之不肖生日在二月二十二日時祭行仲朔當行此日以寓文公季秋祭禰用生日之義而祖廟正祭亦不敢以是日苟然行之是日

適爲戊丁戊亥春分之日則當因行之不然亦不可
苟循也禰祭亦正祭饌品當如時祭而但欲於考妣
位各設一卓比其義以爲時祭四龕八位各設有所
難行忌祭亦四代考妣忌日一年之內當爲累次各
設亦難且已有先戊所定者而惟禰祭一年一祭無
所難行且不肖之所自創行欲自致終身之慕者有
不可不一遵禮意也

墓祭

墓之有祭非古也始於恭祭而盛於唐四節墓祭之禮
略已論及於先墓守護節目中凡祭饌當從簡潔而

墓祭尤宜從簡古人多居丘墓之下故其祭墓粢盛魚肉皆中饌之所烹飪無所不潔今俗墓遠凡饌品皆付其守墓婢僕之手烹飪之際已不能蠲潔而如炙肝魚肉之類或有塵灰之尚雜者苟然陳之若此而又安用祭哉饌品當如時祭簡饌之際擇婢僕中伶俐可意者另飭精潔或親自看審而莫如饌品之從約約則易潔也嗟乎人於其父母之已沒也思慕雖切而漠乎無聲容之可接怵惕有霜露之感省墓於原野之中而斯其體魄之所藏也三繞墳塋手翦荊棘於是乎悽然而感盡然而傷若將復見其已沒

之父母洒飯澆酒遂有庶幾享之之心墓之有祭雖非正祭而亦人情之所宜重也家禮忌祭服黲祀墓祭亦服之其亦哀勝之義也如祖先之墓代序已遠雖未嘗奉承音容而丘原松栢之中禽猿之所啼嘯樵牧之所謳吟蕭然有一坏之封而知其為祖先衣履之藏其有不油然感慕者乎苟無此心亦不必祭也

朔望祭

朔為月之始望為月之中古者邦國是日行朝賀士庶亦相禮謁故孝子慈孫感慕之心有不忍無事於

廟遂有朔望祭之禮亦禮之大者也厥用酒果而禮
望祭不用酒用茶其義欲稍殺於朔而國俗無茶或
不行望禮如朴南溪所論者吾家自先世望祭一如
朔祭但不用灌茅降神之節以存稍殺之義此宜為
後世永式朔望之祭雖異於祭亦有祭之義禮有越
宿齋戒之文令人未嘗以祭禮致齋皆以行事為主
無肅然誠敬之心若此而安用祭禮當於每朔望祭
禮前一日致齋方具行事當存如在之誠以致庶幾
享之之心也

俗節

俗節即時節之俗所重所與具酒饌宴樂之日如漢之伏臘荊楚歲時記上巳上元重午中元之類而國俗不尚伏臘以正朝上元上巳清明重午七夕中元中秋重陽冬至為節日或上墓或奠獻家廟此其義是日俗之所尚生人之所與具饌宴樂而不忍無享先之儀也每節皆有所尚之時食正朝之餅羹上元之糯飯上巳重陽之花糕七夕之麥餅流頭之水團冬至之豆粥皆國俗之所尚如荊楚重午之花粽唐宋九日之棗糕也凡饌品當從其時食而亦當隨意隆殺不必如朔望參正禮一定之式俗節之於朔望

如忌祭之於時祭也祭之為禮無非出於人情而如
時祭朔望祭則禮之常經其義截嚴有不可以私情
而薦褻味忌祭俗節全以人情而義起奠獻之禮不
害於隨人情而得便宜然亦不可過於侈濫也若家
貧無所辦不能從俗則廢之亦無不可雖不至廢但
俱酒果薦以時食一品亦可也嗟乎如上巳重陽之
節俗之所最重亦節序之最大變者人皆具酒設饌
相與邀賓朋而為樂獨不忍無追享者亦人情之所
宜然也方其薦獻亦豈不油然而感盡然而傷者乎
不然而但應文而已且不如不為之享也

薦新

物有新而薦之禮也月令有薦獻之禮如仲夏之月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也見新物而不忍先食必薦之廟者亦情理之所宜凡物未薦不可食其薦或因朔望俗節而獻之或隨得隨薦因晨謁單薦每龕各一大盤不啓櫝焚香再拜可也稻麥可作飯者粟谷禮以為當作飯具饌薦之此雖祭以人情者而比有異於君賜熟薦之禮終恐近褻吾先世只生薦而但念稻麥皆出於仲月時祭之時因以備粢盛而薦之可也如魚菜雖單薦可熟而薦凡物薦獻者自先世有

所定亦當遵依皆列錄以為定式此外非無可薦者而亦可見從略之義所定列錄中如白魚之類未必為生人所常食雖未得薦亦無害也杜鵑花煎糕 菊花煎糕 大麥 小麥 櫻桃 杏 瓜 甘瓜 西瓜 柿 棗 梨 栗 稻 黍 石首魚 葦魚 銀魚 白魚

風水論

風水禍福之説始自晉時惑其術者以為人之壽夭貧富貴賤皆由其父祖之葬地作其術者以為人之壽夭貧富貴賤皆天之所命其於葬地何有哉二者相與為辨而惑之者多庸妄鄙瑣之流作之者皆剛

方正直之人而風水之説遂為雜術已矣而余以為惑之者愚斥之者過而風水之説終不可為雜術而已矣今余将語其惑者曰天下之人之壽夭貧富貴賤苟皆由其葬地術之神且妙無如景純何不逆善其父祖之墳以求其壽而富且貴反為巨賊之所害彼必無言且語其斥者曰天下之人之壽夭貧富貴賤苟皆由於天命傳曰大德必得位壽夭之命人固有必然之理而有德者亦未必得位與壽何哉彼且無言已矣余遂攸然語二者曰豈不知夫理與氣乎理有主而氣無常有主者不能無變而無常者反或

為勝故孔顏之厄蹻跖之壽理之變而氣為勝也夫氣於天地之間飛揚周流散在萬物大而山川小而草木鳥獸亦莫不有氣而氣之所感皆有吉凶人於其間或有一朝感遇而得之偶然者往往有為災為祥而吉凶於人者如楚之得萍而覇魯之獲麟而衰桑生如車蓋而里人知先主之必貴鵩入於舍而賈誼自知其夭死夫草木鳥獸之徵若無所吉凶於人而氣之所感若是為驗彼以山川之靈方且藏其父祖之體魄者豈特草木鳥獸之徵一朝得之偶然者哉由是言之葬地之吉凶人者亦必有如災祥之理

而其為災祥而吉凶於人者只由乎氣之推盪而理或勝之則如夏庭之降龍若為祥矣而反為災叔敖之見蛇若為災矣而不能為害故彼謂之葬地之吉凶於人者固不可亦以無理若謂之人之壽夭貧富貴賤鑿鑿乎皆由葬地者亦可謂惑也嘗試論之理寓於氣氣包於理理氣相勝而吉凶生焉理固無論氣亦有異彼所謂葬地之吉凶於人者方籍其山川之氣以吉凶人而人之所自以為人之氣已自有吉凶者彼山川之氣之吉凶於人者不可謂無矣而亦不如人之所自以為氣而自有吉凶也然則彼謂之

葬地之吉凶於人者固不可介而若謂之人之壽夭貧富貴賤鬡鬡乎皆由葬地者尤可謂惑之愚也嗟乎彼世之庸妄鄙瑣而惑之愚者固可介而彼所謂吉凶於人者不可介也彼所謂吉凶於人者猶可介也彼術者不可介也何者仁人孝子之葬其親方求安安其體魄者不得不用其術而世之自以為剛方正直不惑於術者或為之論曰古之聖智之人未嘗擇地而葬今之葬之水泉風火之為患地之常理無害於死骨嗟乎亦過矣古人多智目見山川形勢皆可以自知吉凶如日用飲食之事樗里子之遺命葬渭

南韓信之營母葬高敞地者必有自知其理彼古之聖智之人亦豈不擇而葬哉及後世智昧景純諸人閔世人之葬之不大而倡為青烏錦囊之說而遂為一方術如三代之世人之為學如農者之耕賈者之販至後世學廢而遂有學之名今以學為古人之所不為誠可謂過矣雖然彼世之妄邀福利方且葬其父祖而欲邑利者且不如斥者之猶近於正也余閔世人之於風水滋惑而深斥者皆不知其理而先儒所論如司馬氏斥之太甚程朱之說可謂折衷而亦未有明言如所謂彼安此安者有足以益其惑故遂

爲之論曰惑之者愚斥之者過而風水之說終不可以爲雜術而已

風水遺戒

余論風水略言吉凶如災祥之理此理之必然也蓋災祥之於人可以吉凶而或災反爲祥祥反爲災災可以爲凶而人有必吉之理者不得不災反爲祥祥可以爲吉而人有必凶之理者不得不祥反爲災此固理之勝氣然祥之反爲災者多而災之反爲祥者少此其故何也天下之人不善者多而善者少故理之必凶者多而必吉者少且夫所謂祥者常少而少

者亦未必皆信其為真祥所謂災者常多而多者皆
可以為災夫以人之多凶而遇常少難信之祥轉而
為災也易以人之少吉而遇常多必然之災轉而為
祥也難此固災反為祥之難而祥反為災之易也如
五季之殘連理煮白雉而亂亡相踵大戊之時桑穀
之生而修德以弭之夫所謂連理白雉固未必為真
祥而雖為真祥齊陳昏淫固有必亡之理其祥也易
反為災桑穀之妖苟非太戊之脩德又豈可以易論
於轉移之機哉風水吉凶無異於此天下之地吉者
少而不吉者多如祥之常少而災之常多天下之人

積善者少而可以致和氣也難積不善者多而可以致乖氣也易以人之致乖氣之易而雖得稍吉之地其吉也易轉為凶以人之致和氣之難而苟得多凶之地則其凶也難轉為吉故地吉而反為凶者多而地凶而反為吉者絶無余嘗與術者語堪輿曰擇地於多凶之中勿謂地足以吉於人而惟恐積德之不厚積德於常少之中勿謂德足以致和氣而惟恐擇地之不吉斯於風水之說盡之矣遂書其餘論以示兒輩

我國無數十里平野岡陵纏糾曲曲回抱往往有聚

氣結穴而堪輿所謂上吉大地亦不易得也余嘗見李适祖地窈窕媚麗穴法中奇無少疵欠而适以凶逆夷滅金清城錫胄先墳在龍津二水交會處向勢水法可謂無上而清城累十年握權用機爲時人所嫉身死纔數年一子被禍絕嗣堪輿者或以爲此二地盡美而有凶兆此皆泥拘其術妄以已驗之迹而強論也若使适不爲凶逆必當安保富貴清城歛跡避權後必無滅絕之禍此可見地雖吉而可反爲凶也余於洪花浦爲外裔嘗拜其墓墓在平澤見公父祖兩墓皆萎弱無氣地濱海口草木不生決知其

氣粗頑可凶丙丁之亂公子被禍無後公兄翼後
亦陵替不振栗谷墓在坡州余嘗瞻拜見公先墓偏
頗不正全無結氣栗谷無嫡嗣而兄弟子孫亦零替
嗟乎如花浦栗谷之節義德業固是間山河之氣無
與於一抔丘壠而兩公後世皆絕此豈由於墳地不
吉而然歟余意栗谷之大德純行花浦公平居孝友
至行不惟所立之卓然而已皆可以反凶為吉而後
世皆陵替天下之理有不可測非謂二公之德不足
以反凶為吉亦可見其凶反為吉之難而吉反為凶
之易也

術者言聖賢豪傑皆蔭其祖墳而生此不近理聖如仲尼賢如程朱英豪如漢之子房孔明宋之韓富文章如史遷退之子瞻之類皆天地毓氣河岳鍾靈豈可以一丘輕重哉若其子孫之盛衰興亡必有由於祖地者此固理然也

世之斥堪輿吉凶之說者輒曰人之生也固不能蔭其子孫彼已朽之骨雖葬吉地顧安得福之且古有火葬胡俗亦或有火葬此其子孫宜若斷絶而彼亦有子孫或富或貴或壽堪輿所謂吉凶者必無理也此何異兒童之見哉方人之生也雖有刀鋸鼎鑊之

禍彼子孫者方且哀獅痛迫而曾不害其毫髮況死而無知不惟投之水火雖與之烏鳶之食又何足為子孫之害哉而惟其仁人孝子斂之以棺槨衣衾擇地而葬之又從而封等而享祀之於是乎籍其山川之靈而為吉凶於子孫細究其理必有如灾祥之理若所謂火葬子孫猶有富壽貴之論殆三尺童子稍慧者之所不言也

無論禍福吉凶葬不可不擇地人死不得已雖堂室而葬原野孝子之心宜欲擇其形勢周密粗如堂室之安者葬之而已若其吉凶禍福雖不可謂無理又

安可以私心強力而取吉捨凶哉余嘗以為仁人孝子積德修善擇地而葬天和自至地靈斯叶蔭注之福必在於是自以為斯言俟百世不惑也

余嘗略觀堪輿書為說不一而蓋無過於氣一字故亦嘗推之以河洛先後天五行之理而総取形氣如龍節必貴其相生如自癸卯而為午丙以木生火自壬亥而為甲卯以水生木之類而皆不如巒頭星辰之相生如從水形而為木體從土形而為金體蓋其術全以氣為主故也

延世無論道學文章之衰亡百家方術無不亡矣而

堪輿尤甚近見所謂葬師皆庸妄無識不知何者為理何者為氣何者為五行何者為巒頭而傅會文書輒為禍福之說欺人售術彼愚氓不識字者猶可哀也士夫之稍有知識者亦不免隨其口氣而被欺此皆迷庸鈍忽之過也大丈夫生去天賦聰明當無所不解如卜筮律曆之類亦當通解況此葬親大事不可不粗知但見地理書數篇且無難解其書亦祖於理氣亦未必不為窮格一事吾子孫文理稍達皆可熟覽方書勿為俗師所誤平日尋常行路亦當留意山水可無臨喪因措葬不擇地之患也

近世儒者如南塘韓公頗稱曉解地理而見其文集無一語及風水其論理氣有援入堪輿說以爲證援者而觀其語意似若以堪輿主於理者韓公儒者雖有妙解當不以方技之術有所論及而見其主理之論抑有未解者歟雖有所解若不以氣爲主則亦必誤解也

太公封於齊而五世皆返葬於周盖稱其不忘本而此有不然祔葬先塋固有合於情理而苟無善地雖非先塋亦當必擇其安厝之地盖葬不可不擇地而既葬又不可遷令人既不能預占壽藏臨喪不得吉

地或既葬至年久而遷且惑於禍福之說朝東暮西至四五遷而不已神理尚幽靜仲尼防墓之毁而猶不修彼妄邀福利舁朽骨而東西者此有不如委之溝壑也

余祖考妣墓初既不得擇葬且先考遺意有以未遷爲至恨者故葬過五十年而决意遷奉終完大事此固非一毫妄意於禍福而方啓墓出柩踧然有不自安之心若無故遷移猶恬然無所踧踖於心者此無人心也

祔先考墓先妣祔葬時穿穴審視無大患而向勢水

法終不愜意初欲訪求善地而移厝且余孤若必欲畢命於丘壠之下嘗有生耕死埋之願而坡岡濵大路不可居以是尤有遷計既而思之既知其無大患而必求善地此無異動於禍福且不可以不肖生死之私計而遽爲遷移遂停其計而但祔葬穿穴之時哀疚遑遑槩審其姑無大患而不能細察欲於三四年後啓視先妣壙以決之若有災患亦當求得寬閑一區以副余願而此亦出於不得已之意吾子孫但可知葬不可不擇地而既葬不可輕遷也

坡岡此後無可祔之地彌勒山先祖考墓新卜之地

不能無疵而可謂善吉墓前穴若可繼葬而此爲元
穴纏護之餘脉決非結聚斷不可扦先考墓終若不
遷如栽孤苦生不識嚴顏又早背先妣豈忍不孝者
死當葬延平壠永依衣冠之藏雖有上吉大地不可
捨先壠而埋他地且先墓數步下形若低陷無穴而
延窩體左右田花殆有勝於上穴此宜可占而以形
勢論之終非成局如前妻身後自可別占善地古無
合葬李武子所謂合葬非古也令人輒以防墓爲禮
而道德達孝不能效孔子但效合窆誠亦可笑如朱
文公豈不學孔子而各葬其父母哉此崇嚴輩之所

宜念苟違此意是不以我為父也

余之欲從葬先兆此固由於孤露至痛若可以依庇於先人也平常之人自可盡孝於生前死且無知又何必不擇吉凶而必求從葬哉余嘗以為趙文子之欲從其先大夫未必如余意觀其所謂歌於斯哭於斯者亦必有占其形勢之美而樂於斯耶矣如太公封齊反葬雖不忘本終不可為法為人子但可盡孝於生前不可視余不孝而為例也

祭文

祭外祖母貞夫人徐氏文

維歲次壬午五月某朔某日外孫青松沈樂洙謹齋
沐致誠買茶果哭奠于外祖母貞夫人達城徐氏之
靈曰嗚呼小子生而夫人已六十一歲矣尚記隨母
就夫人養髮鬆鬆覆頂患瘡瘠羸尫体不完夫人置
膝上摩挲膿血曰吾無以見汝成立是時夫人六十
七歲既而仲舅宰南州夫人往焉小子遂不復扶床
俟已成總角而及小子冠夫人自南邑來見留數月
復歸將別執手曰吾幾何在世將不復見汝意慘然
不樂小子亦竊覵夫人顏毋渥不衰而不能健行步
飲食亦不能不念是時夫人七十四歲明年舅氏奉

夫人歸與小子晨相延遂得朝夕拜床下又明年三舅宰嶺縣夫人又往而邈然離七八載前歲夏夫人歸于京迎拜於銅江之舟中褰車帷一瞻忽忽非昔日韶顏而間又從母氏歸覲尚能指小子顧母而謂曰昔之髮髱髱覆頂坐膝扶床今已蒼然一丈夫吾不料見汝于今是時夫人八十二歲又二年而夫人歿嗚呼夫人歿而小子已二十四歲矣因自思念小子之於夫人生已晚矣想小子墮地喤喤夫人垂白頭手自澡洗就其時觀之小子之坐膝扶床亦已幸矣令娶婦生子數十年聚散之間亦得間侍巾席仰

瞻衣裳之肅潔今日小子之哭固不足悲也顧小子
違省先父只有慈母母又早孤惟夫人在耳其零丁
孤苦依母而為命者母與子無異而今夫人歿顧母
煢然而疚遑遑如不及以小子依母之心悲母之失
母之悲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茅三舅郡守金公文

維歲次戊子七月某朔某日甥姪青松沈樂洙謹以
菲薄之奠哭訣于茅三舅通訓大夫興郡守金公
之靈曰嗚呼公歿而小子之為公而悲者不如小子
之自悲也小子三歲而背先子隨慈母鞠于外氏尚

能憶王母太夫人在堂諸舅與蕙氏環侍左右小子尚且隨中表昆季呼諸舅謂父不自知其可哀且悲也稍長至成童仲舅常以官奉大夫人久在湖嶺間季舅亦不留京師獨公益相延小子幼而多病公輒躬為之迎醫護持甚勤惟恐或死亦有過於公之諸子既而公又以官迮嶺南未數年仲季兩舅相繼而歿又六年大夫人歿蕙氏常滂泣對小子曰汝早孤內無期功之親惟諸舅子視汝而今且零落是汝之窮也小子尚且強慰曰小子之猶可以依仰者亦惟芬三舅在耳數歲以來公又浸浸病疾已不能作語

而每小子往拜猶且欣然喜笑小子因已深憂而猶以公精力素剛尚可期十餘年端陽之月小子將遊于毋邱山中往拜林下公方疾甚而亦未有旬日憂也及歸而入中堂慈氏遽執手而泣曰三兄今又逝誰將更依且汝於是兄親爲舅甥而恩猶父子且未能、終訣於死生此尤深痛也嗚呼小子尚復以何語慰我慈氏而顧小子無可以復依此背小子之自悲而非爲公而悲也嗟乎辛巳之歲小子拜公于沙川之木澗齋時公纔罷官屛居蒔花種樹引泉疏池初入洞中使人有輞川之思公甚愛之顧謂小子曰使

余在此中庶可優游餘生而家貧爲妻子計未免縛東塵埃此非余素志也既而公又仕爲郎僚奔走於簿書米鹽之間不能有一日之閒而遽羅奇疾終負雅志此固小子之爲公而悲者然公之壽未享遐齡而猶過六旬有子有孫皆可以成立瀓兒亦能以進士成名此皆公未受之福而足以慰公小子之爲公而悲不如小子之自悲也嗚呼哀哉尚饗

祭蒡三舅大祥前一日文

昔公之歿我慈在闈滂泣執手謂余無依嗟我凶忍背母猶生公如在去哀我何情泉壤雖邈理有不昧

友于相感精靈必會幽明今古歷言人世慈念及我公亦必濟公喪每期將撥几席思憶昔年扶母哭我猶在世寧不就訣情非拘制病奈阻絶公嘗子視我未文事惟與孤兄誓保至義泣綴蕪詞單杯替告庶幾英靈俯鑑哀苦

祭洪切仁 樂顔文

嗚呼切仁人言友道必稱臭味之相似嵇阮之金蘭雷陳之膠漆是已若余與子有異於此子堅如石我濡如水宜性氣之難合猶不失於終始此其劉蕤之相濟若有得乎切偲之旨雖不敢謂道義之交亦有

勝於筍同之數子始子訪余年未二紀已能愛好文
詞探索書史觀其美容顏燗然雙眸汪汪乎其談論
之可喜及余移居喜與子而同里陋巷窮廬惟日夕
來從者子耳余方著書論禮樂而原性理每與子而
一讀往往嘆咤而相視玩道賞心之樂顧至此而極
矣子忽愀然不樂謂人事未可期其生死惟二人後
死之悲可相托以銘誄時余瞿然居憂若死期之可
指不謂子之三年一疾竟至今而不起豈其虛明前
知有如是耶顧余平生之交同子之所皆知者甫就
其中四五人而論之亦多在於子之昆仲氏德以之

謹厚伯能之恬裕仲任之質慤皆可謂相好而相恃然其資益心術麗澤文字相與慷慨跌宕逌然而相得者又無與幼仁比今子天而無成人孰不惜子之才之美若余之悵然如失者蓋亦悲吾志之益窮而無倚子嘗喜余之文而今將讀此辭而止其猶眛眛不知乎庶幾其相感而歆余之一酏

祭諮議權公 震應文

維歲次丙申月日侍生青松沈樂洙遂具雞絮之奠使人告于故諮議山水軒權公之靈曰嗚呼世之自名以學者不為不多或外莊而內慢或心收而貌和

或詮詮而言議乖激或規規而繩墨煩苛要不免其
喪真辭皆詡詡而自夸惟公心之忠篤欲就實而斂
華存工乾惕之地坦然不拘約束玩心高明之域確
然益勤切瑳其量休休而有容其志蕩蕩而無邪辭
弓旌而偃蹇樂江湖而婆娑若將忘世自得而叫閶
一蹶屹然乎其砥柱於頹波鯨濤危而恬不變色蜒
瘴若而晏如居家蹟尤翁之舊躅涫滇深而挐山峨
飄然歸以一節抱聖言而咏歌惟一古士林之依仰
年愈高而德愈加伊余托古好而結姻惟慕德一念
之廉差頑性氣碨磊如亂石之難治不受良工之琢

磨然猶薰襲於帡幪自消鄙吝之萌芽公不責以法
律往往與之談論而吟哦孤山明月共小舟而浮河
公甚樂而顧余引大杯而顏酡時夜半而歸未忽滂
涙之滂沱哀世道之莫挽念時事之罔涯曰欲死而
無見聞公言而嘆嗟勉加飧而辭歸遯門屏而歲過
自夫前夏聞公沉痾謀債舟而趨候適余忝乎賢科
公貽書以勉余責進退以無他緣踰日而聞凶泣遺
札而摩挲嗟公之歿不惟余小子之無所考德悵悵
乎其如吾道之無人何自公喪而未幾奄哭雲於蘭
花猗日月之重華爀扶正而黜訛意者公靈之叩閶

闔而侍陟降霍風霆而驅妖魔公果知耶不知耶遠
一哭於靈几伊道遂之云遐令遙薦以寸誠湛一酌
之村醆一以哭令世不復見典刑之存一以哭小子
不復聞訓誨之嘉嗚呼哀哉

祭外舅府使李公文

我聞古人稱公多說或謂寬厚或謂樸實只舉一端
皆非知言我見公性自延道原論公學問未謂辨給
任公事務未謂便捷不如世儒鶩外循名不如俗吏
干譽矯情心不役物事皆任真魁顏美髯綽乎偉人
僂遲郡符偃蹇湖山孰謂之窮公惟其閒前列孫曾

晩加緋玉感之無心福汪如谷彼世之巧紛然鑿竅
乍榮乍辱較公多少公喪再朞將掇几席匪直甥
為有心脈永悲斯世不復見公遥奠泂酌冀格我衷

祭李平瑞奎緯文

友以義合情生於義余謂不然情與義異予始勝冠
我猶總髮追遊已熟姻親又切談論相激盖自小少
是非之爭言罷而笑自予釋褐逸以守約貽書贈文
余有所惜我犯數蹤意猶相期對門不見詩語可悲
余纔出身子謂我孤毋更相失願與同進時則異前
言若由中非予欲誤愧我茍容我見時事為予憂長

歷盡肝膽允君在傍稍弛我心送子西邑如水異源竟不可合予疏我嘆我疏予非義理之下奈終相違辛年余疏疑謫有自予怨以嘖我笑而覩知予無他惵子見謾轉至甲乙忠逆可判圓山鵬舍遇余言悔時余深喜歸詑朋輩予還自北相對款曲問余妄觸爲世所阨勸之求外欲爲我釋諒予情愛奈余心激南州謫來一書未復聞子長逝使我心盡篋中遺札勸讀佛經知因悔端遂徹心靈塵閒得失令焉夢覺脫然乘化應有真樂海天秋夜泝回疇曩義不苟同情豈可忘平生下爭期以地下替奠遙告我心則潟

祭閔兵使義爀文

我赴北幕公時元戎白面論兵歡對油幢廷我南遷公先在謫書來相問兩地遥憶蒙琛先後屛居貽阻前夏西麾過我郊墅泣說君恩期以死報相對柎心永爲結草我仍躡後出守隣郡千里去國喜與公延狄嶺連天相面無期聞公盡瘁病祟漸危生不入関殉身以歸義同褁革前言不違識公北塞哭公西邊年纔七更人事倏然荒譙亂雲宛如北路昔和鐃歌令聞薤露公死而去我生而留旅館迎哭薄薦醴肴

祭李士愼度黙文

凡人有交鮮保終始性氣不同言議有異惟我與子
無是二者中間何故忽焉相捨我少追遊亦有數人
方圓不合獨與子親後先立朝共勉以義憂時慮俗
噓唏相視我治一疏就議於子子欲姑徐我不能已
黨議橫沸謫譴如山子惧及累示我踈間禍福不撓
昔人所難厚望責備因以失歡朝暮之游便阻十年
有時發夢覺來悵然子頗相逢我要來訪因循如絕
豈真相忘伊耒觀世頹瀾如駈奈我太激喜子不渝
早晚一見積懷可洽初不相惡終期復合西來千里
忽聞子逝郡齋秋夜回思一滂踈眉色笑森然如覿

衰世善人何處復淂塵中榮辱如影過隙真遊太空
應有大覺他日泉下更續舊好聽我誄辭靈其毋惱

祭沈判府事 順之 文

公我相好自己亥夏一言有契心肺相馮我直玉署
公在騎堂儕比相過憂時語長我言有及愚不諱嫌
謂我太過公笑掀髯六七年間屢見世變逢場歷論
公意可見及公南謫世道決裂豈公有渝寸心可質
我書慰公公荅溯流勉以精義濁隤深憂後余行譴
過公湖營孫店出迎欵欵輸情論余出處笑語籧篨
蠻烟海瘴賴公善居公按關西余黜邉郡洞營夜燭

兩相吐蘊歲使南瀛見公禁中語及歲疏憫余危衷
重溟千里歲疾駸駸公書慰勉相照以心幸余生還
屛晝松楸有如相忘一阻三秋前冬使車歷叩林扉
言深意切相對噓唏期以明春坡平之館驛路云聞
心驚氣短山齋靜夜淚枕田想二十年事歷歷愴恨
惟公處世不緇不磷寬樂無黨為國純臣凡人有生
會當一死是非榮辱公則無愧更誰知心獨余悵悵
月出之書遺在塵箱時時披讀把此以終单酌輸心
替告悲悰

祭洪伯能樂舜文

自余弱冠與子相好差以七歲戒袁子老里閈追随
三十年餘喜子恬裕戒戒戇踈半世紛囂獨無標榜
余則被忤子能遠謫好善嫉惡廼有令季謂弟勝兄
余言常戲笑謂君單太露稜角不如長者含容無跡
袁季運舛玉埋珠沉子慽翎原戒斷琴絃宦遊閒阻
逢輒欣然中間吏隱嘯傲偃蹇睨覷濁世若浼自潔
余所心服在此一節子守蓬萊我入瀛洲青鳥傳信
尺書風流四仙題板荷子之惠余病纏遝子則長逝
瑶山杳杳銀海茫茫蟬蛻其間風馭倘徉我居坡山
延子壠塋葬未赴哭有愧巨卿廢絕人事尚阻一哭

倏焉歲周怛然心盡逢場雅謔千古莫追時對仲氏
有淚交頤聽我誄辭靈豈無格傾然笑容宛余心目

祭族叔郡守公喜永文

維先大父與我先子親踰同堂志業相比兩家之禍
忍言辛酉公纔成童哀余尚乳孤苦成長公愛余篤
憫余踈放戒以勤學出入從遊惟公是依與公治業
相隨赴圍余出世路公屈蔭途季叔決科謂余不孤
中間郡紱互相徂濶公時歸第余使南臬海濤千里
聞公凶訃余疾方危驚痛欲仆白首生還誰與相從
吾宗有會獨隨季公惟公後事令人絶悲謹厚家風

繼之有誰公衷再朞將撤几席爲文替告庶毖鑑格

祭南園土神文

神無不在禮有必報秩自山川祀及門竈雖其所主各致以誠有家祭土昔賢攸行願玆一埈南麓之陂地惟迥僻人所避棄斯余就居素心攸樂泉清沃襟木老蔭屋時維朱陽禮舉祀典洋洋盻蠁格我不腆養我花果護我琴書永保清寧俾奠厥居

登茅告先墓文

哀哀小子三歲而孤恭惟慈氏育我呱呱自在髫齔敎以文字朝決科名勉繼先志才疎命蹇壯而無成

風樹之感遷纏哀情未死餘生今焉七禩強理舊業
欲追遺意金門射策　華衮垂褒三居魁元忝列俊
髦　殊恩所叨至慟靡逮將此光榮誰為悅豫爰抻
塋域松栢蒼蒼天花飄影　賜蓋增光有恨終天有
淚窮壤敢奠泂酌庶幾格享

蔚珍玉溪影堂尤齋遺像奉安時本縣儒生告
文
粵惟先生過我荒陬路如踰嶺時同譎語永挹遺躅
夙虔祠儀不幸中廢久篤追思廼新棟宇廼肖繪像
士皆賍力工不求償瀛波之西白麓之陽永安英靈

如水洋洋

告先墓文

不肖愚妄見忤當世含 恩畏忌歛退為計歸依先壠已過半載日瞻松楸如承謦咳適值春正考妣晬辰追慕罙切微誠莫伸禮由於情豈嫌煩瀆茲薦觴豆冀垂歆格

長子曾崇登進士告先墓文

念茲迷見先妣所愛扶床繞膝能受訓誨違背之時年纔彝象令焉長大名忝蓮榜曩余小子屢舉不利不孝無成未悅親意泒露不死見渠成名靡逮之痛

不知爲榮巾服來拜光溢松楸庶幾俯格明薦醴羞

南園舊宅修改告土神文

余宅城南卜茲溪林泉清樹老愜我幽襟朝暮與居餘二十年人所不知獨自怡然宅久不葺墻頹榱剝棄舊喜新惡彼薄俗爰始修改永爲奠居莫曰窮僻吾愛吾廬惟土有神先民攸祀推之人情驗諸神理既不相捨豈無相感自致人和神其不厭將舉畚鍤虔具脯酒告我衷情冀有陰祐

濟州歸告先墓文

昨冬有命奉使南瀛義在往役辭墓而行風濤萬

里死生難期因仍淹滯仗鉞邊陲憂愁炎瘴疾病連綿生欲八關　上獨垂憐秋宵病枕夢拜先妣慺容勉慰期日以楫便風出海如合符契慈庇冥祐先示如筮萬死歸來載瞻松楸哀腸易感戎在行休瞻依丘壠永擬捉宅拜奠醴羞陳情以告

坡山祠堂營建告土神文

維茲坡山戎沈梓鄉八世其父衣冠收藏墓前立祠禮昉先秦矧余依居理同神人爰營廟宇寢東之上堂斧其封左右相望聚群卟吉神宜庇護芬苾妥靈永世垂祚

祧廟告文

昔在甲子廟祧而遷長房遞祀餘五十年今當親盡將遷墓下路過漢城祗奉京舍神輿載返復臨室堂如承音容諸孫愴傷虔具觴豆庸薦徽誠焄蒿盻蠁庶格神明

祧廟埋安告文

粤自丙子今過百年宗祧遞改世代迭遷常祀將輟遺澤猶存諸房後嗣各有持門禮當埋主于墓之傍魂氣體魄依附洋洋惟兹墓祀百世不替觴豆薦誠悲慕莫逮

哀詞

恭人安東金氏哀詞

驪興閔子平喪其妻恭人安東金氏一日對余涔然曰余十七而聘于恭人恭人事吾母孝性和順歡然得上下心家貧不喜奢侈常以布裙荊釵夷然以爲樂見余過輒善辭而陳吾固無師友而得無大過者惟恭人在耳今恭人歿余慟之子盍爲一語弔之余感而爲之詞子平余之友也詞曰

使夫子黼黻朝端兮誰爲助兮使夫子耕鋤山中兮誰共隱兮吁嗟兮使夫子進退皆有失兮

權成卿哀詞

始余謁黄江權公於山水之軒退與其諸胤交其季曰成卿恂恂有雅操余固放逸不能請業於公而欲從成卿遊庶有資益也既而余遭憂不復至江上公又疏論大義謫耽羅海中成卿從焉遂落落不相見及公還余往候之成卿見余欣然為余言渡海壯遊事又示其所為文章論及天人性命犂然相合余甚樂之而成卿亦以為相得成卿方新築小齋於山水軒之北扁以退學蓋取鯉趨過庭退而學詩禮之意要余記之余觀成卿纔自海島還浸浸瘴濕枯槁有

病思而志氣堅固慨然有朝聞夕死之心吾知其終必有成無妄之疾不足為斯人憂也余欲買田淞峽歸與成卿耦耕先托以志欲記其齋文未就而聞其死悲夫余平生無友頗少時羣遊朝暮相隨者只市巷面交而已晩得成卿若可以追古人友道而竟失之令余之悲成卿死者蓋亦悲余窮也成卿無子以其大人命取兄子為嗣其為嗣者即余女壻余嘗習聞成卿内行之篤成卿不得終養目必不瞑矣聞成卿臨死詔其嗣托余以文字余既悼良友之亡又欲以一語慰其魂遂為詞曰

顏冉之夭兮能盡其仁曾閔之窮兮善事其親厥孝爲大兮人所莫能跖壽季冨兮孰以孝稱嗟我戍卿兮夭死布衣未卒志養兮貽親之悲業猶傳家兮行能檢身不失孝道兮歸見古人有反相許兮托以道義不哀其死兮可哀其志伊志奚尚兮非俗所好欲希賢兮文欲衛道雖有斯志兮奈命不延南窮大海兮昔所觀焉溟波宵宵兮對山蒼蒼遺恨千古兮與之高長

恩坡散稿卷之六終